

高級中學用

國文讀本

第三册

一九三四·九

第三册目錄

詩大序

詩經原始序

毛詩選

屈原賈生列傳

九歌

從毛詩到楚辭

論語四則

孟子二章

馬蹄

說難

本生

目
錄

MG
G634.3
159



3 2174 1354 5

✓重己

賦

✓登徒子好色賦

什麼是樂府

漢代樂府選

報任安書

東方朔傳

答客難

雜論

非鞅

藝增

魏二祖樂府選

燕城賦

典論論文

文選序

長恨歌傳 附歌

唐代律詩絕句選

答李翊書

人間詞話二則

宋各家詞選

正氣歌

識仁篇

志林八則

元劇之文章

長亭送別

論文上

目

錄

論文下

有朋自遠方來

桃花扇餘韻

圓圓傳

圓團曲

與友人論學書

未墜集序

與姚姬傳孝廉書

致紀澤

新文學的三大潮流

詩大序

禮記下天卷之七曰君關雎，后妃之德也。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
禮記下天卷之七曰君關雎，后妃之德也。用之邦國焉。

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

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

；永之歌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，治世

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

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

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上

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

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『變風』『變雅』作矣。

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

而懷其舊俗者也；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

然則關雎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鷓鴣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周南，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長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愛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關雎之義也。

詩經原始自序

方玉潤

詩三百篇，編自何人，昉於何代，世遠年湮，古無明文，不可得而考已，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，定二南爲化本，因列國山川封域，次國風，列之樂官，以導化移俗，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。第考之詩始自商太甲，下迄陳靈，在周定王初，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，安得更次國風，列之樂官耶？即朱文公亦云：周公采文王之世，風化所及，民俗之詩，被之箎弦，以爲房中樂。又謂：得之國中者，雜以南國之詩，而謂之周南；得之南國者，則直謂之召南。無論「何彼召矣」，爲東遷後作，即甘棠一詩，亦屬召公身後事。不識周公此時尙坐明廷而與聞斯咏否耶？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，孔子刪之。存三百五篇。集傳承之，遂謂孔子旣不得位，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，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，去其重複，正其紛亂，以從簡約而示久遠，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。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！且孔子未生以前，三百之編已舊；孔子旣生而後，三百之名未更。吳

公子季札來魯觀樂，詩之篇次，悉與今同。其時孔子年甫八歲。迨杏壇設教，恒雅言詩，一則曰詩三百。再則曰誦詩三百，未聞有三千說也。厥後自衛反魯，年近七十，樂傳既久，未免殘缺失次，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，審其音而定正之，又何嘗有刪詩說哉？然則三百之編，果何始也？大抵古人載籍，多不著撰人姓氏。書雖斷自唐虞，而著書之人無傳焉。詩縱博採列國，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。詩書作者，名且不著，況編纂乎。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尙五六十年，其間必有博學聞人高名盛德之士，應運挺生，獨能精探六義，分編四始，以成一代雅音，上貢朝廷，垂爲聲教。故列國士夫，莫不風雅相尙，雖至聖如孔子，亦諄諄以二南爲家庭訓，且爲之贊曰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。嗚乎盛矣！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。且夫古人爲學，務重實行，不事虛聲。如誦二南則識其爲風化所由始，而得其倫行之正焉。誦列國則知其爲風俗所由變，而察其治亂之幾焉。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爲宗廟朝廷之樂，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，以及功德隆替

焉。其他文詞工拙，訓詁詳略，在所弗論。故作者之名不必問，而編纂之無人由詢，日唯事謳吟，以心傳而口授，涵濡乎六義之旨，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。迨秦火既烈，而僞序始出，託名子夏，又曰孔子，唐以前尙無異議，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樵氏駁之於前，朱晦翁辯之於後，而其學遂微。然而朱雖駁序，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。唯誤讀鄭聲淫一語，遂謂鄭詩皆淫，而盡反之，大肆其說，以玷葩經，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僞託附會而無當者。於是說詩門戶，紛然爭起。以爲傳固常獲咎風人也，不如反而遵序，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，今盡背朱而從序，輾轉相循，何時能已，窮經之士，莫所適從。以致明季僞子貢傳，復乘間而出乎其際，則詩旨因之愈亂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啟之也。嗚呼以夫子「雅言」「無邪」之旨，自漢迄今，未有違詁，徒懸疑案於兩間，而無一人焉起而正之，不大可痛而可惜哉！愚少時讀詩至此，未嘗不掩卷三嘆，徒致憾於尼山正樂時也。最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，亦既繁徵遠引，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，頗有領悟，十得二三矣。而剖抉未精，立論未允，識微

力淺，義少辯多，亦不足以鍼盲而起廢。乃不揣固陋，反覆涵泳，參論其間，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。不顧序，不顧傳，亦不顧論，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。名之曰原始，蓋欲原詩人始意也。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，而循文按義，則古人作詩大旨，要亦不外乎是。書成以質萬子伯舒，萬子作而嘆曰，是非妄異乎古人也，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。蓋未有序時，詩可誦而無辯，既有序出，詩必明辯而後誦，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。乃言於古扶風郡守李公勸伯觀。觀嘗固恒以誦詩不得其解爲憾者，於是亟邀同人，助資勸梓，用公同好。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，至是乃可以息喙而無爭耳。余時唯唯退，而默然赧然，無敢信，亦無敢辭。因書其端委如此云。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，占漢方玉潤勳石民書。

毛詩選

邶風

柏舟

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；耿耿不寐，如有隱憂；微我無酒，以敖以遊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我心匪鑿，不可以茹；亦有兄弟，不可以據；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；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；覲閔既多，受侮不少；靜言思之，寤辟有標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；心之憂矣，如匪澣衣；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

柏舟

風

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；鬢彼兩髦，實維我儀，之死矢靡它！——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

＊

＊

＊

＊

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；鬢彼兩髦，實維我特，之死矢靡慝！——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

蒹葭

秦風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；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，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；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躋；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；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；遡遊

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蓼莪

小雅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！

＊

＊

＊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；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！

＊

＊

＊

＊

餅之馨矣，維馨之恥；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！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？

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；欲報

之德，昊天罔極！

＊

＊

＊

＊

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，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！

※

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，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！

※

※

※

屈原賈生傳

司馬遷史記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，爲楚懷王「左徒」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；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；王甚任之。

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，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「憲令」，屈原屬草藁未定；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原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原爲令，衆莫不知；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：『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』」

王怒，而疏屈原。

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；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——夫天者人之始也，父母者人之本也，人窮則反本；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原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；讒人閒之，可謂窮矣！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！

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諷而不亂；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；中述湯武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；其辭微；其志潔；其行廉。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見義遠；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；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；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屈平既緇。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佯去秦，厚幣委質事楚，曰：「秦其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」

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使，使如秦受地，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百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」

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淅。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

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郢。楚王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不救楚。楚大困。

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

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」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；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

是時，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。使於齊，顧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
「懷王悔，追張儀，不及。」

其後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

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。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。「奈何絕秦歡。」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；懷王怒，不聽，亡走趙，趙不內；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

長子項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「令尹」。

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；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！然終無可奈何！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

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；然亡國破家相隨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；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，令尹子蘭。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：「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恻，可以汲，王明，並受其福。」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

令尹子蘭聞之，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；頃襄王怒，而遷之。
○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何故而至此？」

屈原曰：「舉世混濁，而我獨清；衆人皆醉，而我獨醒；是以見放。」

漁父曰：「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爲？」

屈原曰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常流，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！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溫蠖乎？」乃作懷沙之賦。（按懷沙辭見九章茲節刪）於是懷石，遂自投汨羅以死，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，而以賦見稱；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

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，竟爲秦所滅。

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爲長沙王「太傅」，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。

賈生名誼，雒陽人也，年十八，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。

吳廷尉爲河南守，聞其秀才，召置門下，甚幸愛。

孝文皇帝初立，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，故與李斯同邑，而常學事焉，乃徵爲廷尉。廷尉乃言，賈生年少，頗通諸子百家之書。文帝召以爲博士。

是時，賈生年二十餘，最爲少。每詔令議下，諸老先生不能言，賈生盡爲之對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，諸生於是乃以爲能，不及也。孝文帝說之，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。

賈生以爲：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，色尙黃，數用五，爲官名，悉更

秦之法。

孝文帝初卽位，謙讓未遑也。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國；其說，皆自賈生發之。於是，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。

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，盡害之。乃短賈生曰：「雒陽之人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。」於是，天子後亦疏之，不用其議。乃以賈生爲長沙王「太傅」。

賈生旣辭，往行。聞長沙卑溼，自以壽不得長，又以適去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爲賦以弔屈原。其辭曰：

共承嘉惠兮，俟罪長沙。側聞屈原兮，自沈汨羅。造託湘流兮，敬弔先生；遭世罔極兮，乃隕厥身。嗚呼！哀哉！逢時不祥，鸞鳳伏竄兮，鷗臯翱翔；聞葺尊顯兮，讒諛得志；賢聖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世謂伯夷貪兮，謂盜跖廉；莫邪爲頓兮，鉛刀爲銛。吁嗟！嘿嘿兮，生之無故。幹棄周鼎兮，而寶康瓠，騰駕罷牛兮，膠蹇驢，驥垂兩耳兮，服鹽車。章甫薦屨兮，漸不可久。嗟若先生兮，

獨離此咎。訊曰：已矣！國其莫我知，獨漣鬱兮其誰語？鳳漂漂其高邁兮，夫固自縮而遠去。夔九淵之神龍兮，沕深潛以自珍；倘螻蟻以隱處兮，夫豈從蠶與蛭蟻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；使騏驥可得係羈兮，豈云異夫犬羊？般紛紛其離此尤兮，亦夫子之辜也；瞞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懷此都也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，覽憲輝而下之；見細德之險微兮，搖增翩逝而去之。彼尋常之汙瀆兮，豈能容吞舟之魚？橫江湖之鱸鱉兮，固將制於螻蟻。

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，有鵝飛入賈生舍，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鵝曰服，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，自以爲壽不得長，傷悼之，乃爲賦以自廣。其辭曰：

單閼之歲兮，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施兮，服集予舍。止于坐隅，貌甚閒暇。異物來集兮，私怪其故；發書占之兮，策言其度。曰：「野鳥入處兮，主人將去。」請問于服兮，「予去何之？吉乎告我，凶言其蓄，淹數之度兮，語予其

期。一服乃歎息，舉首奮翼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意。萬物變化兮，固無休息，
幹流而遷兮，或推而還；形氣轉續兮，化變而嬗；物穆無窮兮，胡可勝言。禍
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禍所伏；憂喜聚門兮，吉凶同域；彼吳疆大兮，夫差以敗
；越棲會稽兮，句踐霸世；斯游遂成兮，卒被五刑；傅說胥靡兮，乃相武丁；
夫禍之與福兮，何異糾纏。命不可說兮，孰知其極？水激則旱兮，矢激則遠，
萬物回薄兮，振蕩相轉；雲蒸雨降兮，錯繆相紛；大專繫物兮，塊軋無垠；天
不可與慮兮，道不可與謀；遲數有命兮，惡識其時？且夫天地爲鑪兮，造化爲
工，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；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則；千變萬化兮，未始有極
；忽然爲人兮，何足控搏；化爲異物兮，又何足患。小知自私兮，賤彼貴我；
通人大觀兮，物無不可；貪夫徇財兮，烈士徇名；夸者死權兮，品庶馮生；怵
迫之徒兮，或趨西東；大人不曲兮，億變齊同；拘士繫俗兮，攔如囚拘，至人
遺物兮，獨與道俱；衆人或或兮，好惡積意；真人澹漠兮，獨與道息。釋知遺
形兮，超然自喪；寥廓忽荒兮，與道翱翔；乘流則逝兮，得坻則止；縱軀委命

兮，不私與己；其生若浮兮，其死若休；澹兮若深淵之靜，汎兮若不繫之舟；不以生故自寶兮，養空而游；德人無累兮，知命不憂。細故懲勸兮，何足以疑！

後歲餘，賈生徵見。孝文帝方受釐，坐宣室，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，至夜半，文帝前席，既罷，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」居頃之，拜賈生爲梁懷王「太傅」。梁懷王，文帝之少子。愛，而好書。故令賈生傳之。

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，皆爲列侯。賈生諫，以爲患之興，自此起矣。

賈生數上疏，言諸侯或遠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。文帝不聽。

居數年，懷王騎，墮馬而死，無後。賈生自傷爲傅無狀，哭泣，歲餘亦死。

賈生之死，時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舉賈生之孫二人，至郿守，而賈嘉最好學，世其家，與余通書，至孝昭時，列爲九卿。

太史公曰：「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，悲其志。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；讀服鳥賦，同死生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」

楚辭九歌附序

屈原 王逸

九歌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國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；屈原放逐，竄伏其域，懷憂苦毒，愁思沸鬱，出見俗人祭祀之禮，歌舞之樂，其詞鄙陋，因爲作九歌之曲，上陳事神之敬，下見已之寃結，託之以風諫，故其文意不同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。

吉日兮辰良，穆將愉兮上皇。撫長劍兮玉珥，鏐鏐鳴兮琳琅。瑤席兮玉璫，盍將把兮瓊芳；蕙肴蒸兮蘭藉，奠桂酒兮椒漿。揚抱兮拊鼓，疏緩節兮安歌，陳箏瑟兮浩倡。靈偃蹇兮姣服，芳菲菲兮滿堂。五音紛兮繁會，君欣欣兮樂康。

右東皇太一

浴蘭湯兮沐芳，華采衣兮若英。靈連蜷兮旣留，爛昭昭兮未央；蹇將憺兮壽宮，與日月兮齊光。龍駕兮帝服，聊翱遊兮周章；靈皇皇兮旣降，焱遠

舉兮雲中！覽冀州兮有餘，橫四海兮焉窮；思夫君兮太息，極勞心兮憤懣！

右雲中君

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；令沅湘兮無波，使江水兮安流。望夫君兮未來，吹參差兮誰思？駕飛龍兮北征，遵吾道兮洞庭。薜荔柏兮蕙綢，蓀橈兮蘭旌，望涇陽兮極浦，橫大江兮揚靈。揚靈兮未極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。橫流涕兮潺湲，隱思君兮徘徊。桂櫂兮蘭枻，斲冰兮積雪；采薜荔兮水中，攀芙蓉兮木末；心不同兮媒勞，恩不甚兮輕絕。石瀨兮淺淺，飛龍兮翩翩，交不忠兮怨長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。朝騁鷺兮江臯，夕弭節兮北渚；鳥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。捐余玦兮江中，遺余佩兮澧浦；采芳洲兮桂若，將以遺兮下女。豈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

右湘君

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，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登白蘋兮
騁望，與佳期兮夕張。鳥何萃兮蘋中，嚮何爲兮木上！沅有芷兮澧有蘭，
思公子兮未敢言；荒忽兮遠望，觀流水兮潺湲。麋何爲兮庭中？蛟何爲兮
水裔？朝馳余馬兮江皋，夕濟兮西澗。聞佳人兮召予，將騰駕兮偕逝。築
室兮水中，葺之兮荷蓋，荃壁兮紫壇，播芳椒兮成堂。桂棟兮蘭橈，辛夷
楣兮藥房；罔薛荔兮爲帷，擘蕙櫛兮旣張；白玉兮爲鎮，疏石蘭兮爲芳；
芷葺兮荷屋，繚之兮杜衡。合百草兮實庭，建芳馨兮廡門；九嶷纒兮並迎
，靈之來兮如雲。捐余袂兮江中，遺余襟兮澧浦，搴汀洲兮杜若，將日遺
兮遠者。時不可兮驟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

右湘夫人

廣開兮天門，紛吾乘兮立雲，令飄風兮先驅，使凍雨兮灑塵。君迴翔兮日
下，踰空桑兮從女，紛總總兮九洲，何壽夭兮在予？高飛兮安翔，乘清氣
兮御陰陽，吾與君兮齋速，導帝之兮九坑。靈衣兮被被，玉佩兮陸離，壹

陰兮壹陽，衆莫知兮余所爲。折疏麻兮瑤華，將以遺兮離居，老冉冉兮旣極，不寢近兮愈疏。乘龍兮鱗鱗，高駝兮冲天，結桂枝兮延佇，羌愈思兮愁人。愁人兮奈何？願若今兮無虧！固人命兮有當，孰離合兮可爲。

右大司命

秋蘭兮麝蕪，羅生兮堂下，綠葉兮素枝，芳菲菲兮襲予。夫人兮自有美子，荃何日兮愁苦？秋蘭兮青青，綠葉兮紫莖。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。入不言兮出不辭，乘回風兮載雲旗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。荷衣兮薜帶，儵而來兮忽而逝。夕宿兮帝郊，君誰須兮雲之際？與女遊兮九河，衝風至兮水揚波，與女沐兮咸池，晞女髮兮陽之阿。望美人兮未來，臨風惋兮浩歌。孔蓋兮翠旒，登九天兮撫彗星，竦長劍兮擁幼艾，荃獨宜兮爲民正。

右少司命

噉將出兮東方，照吾檻兮扶桑，撫余馬兮安驅，夜皎皎兮旣明。駕龍輶兮

乘雷，載雲旗兮委蛇，長太息兮將上，心低徊兮顧懷，羌聲色兮娛人，觀者憺兮忘歸。緇瑟兮交鼓，簫鍾兮瑤簾，鳴鸞兮吹竽，思靈保兮賢媿。翻飛兮翠曾，展詩兮會舞，應律兮合節，靈之來兮蔽日。青雲衣兮白霓裳，舉長矢兮射天狼，操余弧兮反淪降，援北斗兮酌桂漿，撰余轡兮高馳翔，杳冥冥兮以東行。

右東君

與女遊兮九河，衝風起兮橫波，乘水車兮荷蓋，駕兩龍兮騫螭。登崑崙兮四望，心飛揚兮浩蕩，日將暮兮悵忘歸，惟極浦兮寤懷。魚鱗屋兮龍堂，紫貝闕兮朱宮，靈何爲兮水中，乘白鼉兮逐文魚？與女遊兮河之渚，流澌紛兮將來下。子交手兮東行，送美人兮南浦，波滔滔兮來迎，魚鱗鱗兮媿予。

右河伯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蘿，旣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乘赤豹兮從文狸，辛夷車兮結桂旗，被石蘭兮帶杜衡，折芳馨兮遺所思。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，路險難兮獨後來。表獨立兮山之上，雲容容兮而在下，杳冥冥兮

羌晝晦，東風飄兮神靈雨。留靈修兮憺忘歸，歲既晏兮孰華予？采三秀兮於山間，石磊磊兮葛蔓蔓，怨公子兮悵忘歸，君思我兮不得聞，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飲石泉兮蔭松柏，君思我兮然疑作。雷填填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狖夜鳴，風颯颯兮木蕭蕭，思公子兮徒離憂。

右山鬼

操吳戈兮被犀甲，車錯轂兮短兵接。旌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，陵余陣兮躓余行，左驂殪兮右刃傷，霾兩輪兮繫四馬，援玉槍兮擊鳴鼓。天時墜兮威靈怒，嚴殺盡兮棄原野。出不入兮往不返，平原忽兮路超遠。帶長劍兮挾秦弓，首身離兮心不懲。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強兮不可陵。身既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！

右國殤

成禮兮會鼓，傳芭兮代舞，嫋女倡兮容與。春蘭兮秋菊，長無絕兮終古！

右禮魂

從毛詩到楚辭

劉大白

毛詩和楚辭，都是周代的文學作品；然而兩者有很顯著的不同。（一）毛詩是北方的文學作品，楚辭，是南方的文學作品，這是地域底不同。（二）毛詩是周初到春秋時代的文學作品，楚辭是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，這是時代底不同。（三）毛詩是漢族底文學作品，楚辭是蠻族底文學作品，這是民族底不同。（四）毛詩是比較地整齊的，楚辭是比較地參差的，這是型式底不同。這些不同點，現在研究這兩部文學作品的，大概都能認識了。但是，（五）還有一點型式上的不同，就是毛詩是比較地短的，而楚辭是比較地長的；從短到長，是一種很顯著的進化。這種進化的原因何在呢？其一，可以說是型式本身底關係，是從整齊到參差，比較地解放，比較地自由的關係。因為整齊律是中國詩篇外形律底一種，而凡是詩篇受了規律底束縛，總是比較地不自由。毛詩所備具的外形律，有整齊律，參差律，次第律，重疊律，以及反復律中的紐反復律

，韻反復律，和語反復律；而這些外形律，都是以整齊爲中心。換句話說，有一定的整齊，有一定的參差，有一定的重疊，有一定的紐反復，韻反復和語反復，都可以認爲整齊律。這因爲凡是一種規律，都是以整齊爲唯一的要素的，可以說規律就是整齊。至於楚辭的外形律，却只有韻反復律，語反復律以及少數的重疊律和紐反復律了。所以它合毛詩比較起來，是從整齊解放到參差，從束縛解放到自由了。參差和自由，是合乎語言底自然的。楚辭既然比較地合乎語言底自然，減少了許多限制，自然很容易從長的方面發展了。試看漢代以後，從毛詩一系發展的五七言詩以至於詞曲，又增加了整齊律，重疊律，當對律，抑揚律以及腔反復律和參差律，就不能產生什麼長詩；而凡是較長的敘事詩，總是受外形律底拘束較少的五七言古體詩，或是雖然受外形律底拘束而可以隨意加上襯字的曲子。可見外形律底繁簡和寬嚴，合詩篇型式底長短，成反比例；而楚辭型式底較長，正是從詩體解放上得來。

然而除了這第一種原因以外，我以爲還有第二種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寫出文

字的工具底不同。寫字的工具進化與否，合一國底文化學術底進化與否，很有關係；而合詩文型式上的長短，尤其有直接的關係。古代希臘人底文化學術，所以早發達了，是因為他們早發明了比較進步的寫字工具，能用鵝毛管作筆，寫出文字於羊皮上；古代印度人底文化學術，所以也早發達了，也是因為他們早發明了比較進步的寫字工具，能於貝葉上寫出文字。同時，像荷馬底敘事詩，像四吠陀聖典，在文學作品方面，也都有很長的成就了。至於中國古代，在春秋以前，所用的寫字工具，是比較地不進步的。清代阮元曾說：

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，往往鑄金刻石，以期傳之久遠，其著之簡策，亦有漆書刀刻之勞；非如今人下筆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許氏說文：『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』；左傳曰：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』；此何也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，以口舌傳事者多；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。故同爲一言也，轉相告語，必有愆誤（說文：言，从口从辛，辛，愆也）；是必寡其詞，協其音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，且無方言俗語雜

於其間，始能達意而行遠。……爲文章者，不務協音以成韻，修詞以達遠，使人易誦易記，而惟以單行之語，縱橫恣肆，動輒千言萬字，不以爲煩；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，論難之語，非言之有文者也。……

這一段話裏，除掉他以爲文章一定要「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」的話，是拘泥着「言之有文」的「文」字以外，其餘大體是不錯的。咱們試想，用刀子或錐子蘸著漆汁，刻畫在一塊一塊的竹片上，是何等的拙笨，何等的不爽利！所以在用這種工具寫出文字的時代，是不會有長篇的詩文的。像周易，毛詩，春秋，尙書，論語和老子……等篇章簡短的東西，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；而較長的像莊子，墨子，孟子，荀子，韓非子，管子，國語，戰國策，……楚辭之類，却都是出於戰國時代的。說文解字敘說：「箸於竹帛謂之書」；用帛作書，是比較進步的，一定在用竹作書以後。咱們雖然一時不能考定什麼時代才開始用帛作書，但是從比較長型的詩文出現的這一點逆推起來，可以約略知道它是起於春秋末年以後，而盛行於戰國時代。所以楚辭中像離騷一篇，固然是很長的長詩

；而九章，九辯，招魂和天問之類，也是比較長型的。這種長型的詩篇底形成，一面固然從詩體解放上得來（這所謂解放，是拿它合毛詩相提並論而言；其實，楚辭本是別一系統的文學作品，合毛詩沒有什麼關係，它底詩體本來如此，無所謂解放）；一面更合寫字工具底進化有絕大的關係。如果那時候還依然用那刀子錐子蘸着漆汁，在竹片上努力刻畫，一定寫不出這樣長型的詩篇來的。

其實，楚辭在當時，本來是一種新興的外族文學；不過用來寫出這種詩篇的文字，因為周代同文政策底結果，也同用漢族底文字罷了。到了漢代，受了這種外族文學底影響，產生了辭賦文學；而樂府裏面，也注入了它底血系，合毛詩血系交流着，作成漢代文學底盛況。所以它實在給中國文學開出了一個比較自田的境界，是中國文學受了外來的影響而成爲有進步的變動底第一次。

我敢說，一國的文學，如果不合外國文學相接觸，一點不受外來的影響，年代久了，一定會入於老衰的狀態，而陳陳相因地變不出新花樣來，終於得到

腐朽的結果的。中國文學，受外來的影響的機會不多，所以進步頗緩。雖然第一次受楚辭影響以後，像佛教文學底輸入，西域戲劇底輸入，以及最近西洋文學底輸入，也有好幾次；然而能使中國文學得到解放底影響的，却除了最近西洋文學底輸入以外，便要算到南方蠻族文學楚辭底北漸了。其間最可惜的，能使中國文學得到解放底影響而終於不曾受到影響的，就是翻譯佛教經論中偈頌的時候，改有韻詩爲無韻詩，而詩壇上畢竟沒有人仿效。不然，從這一種解放惹起的詩壇上變動之大，一定不在前此的從毛詩到楚辭以及現在的從舊詩到新詩之下。

論語四則

孔子

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

子路曰：「願車、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

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

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

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節公冶長第五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曰：「鳳兮！鳳兮！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

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

孔子下，欲與之言，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節微子第十八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

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爲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

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！」

問于桀溺。桀溺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！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大義說「耒耜而耨」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撫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，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節微子第十八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蓀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芸。

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鷄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

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！」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；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；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！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節微子第十八

孟子二章

孟子

伊尹割烹

辨伊尹之志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：『伊尹以割烹要湯。』有諸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

非其道也，祿之以天下，弗顧也，繫馬千駟，弗視也；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

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湯使人以幣聘之，身約自得之說囂囂然曰：「我何以湯之

聘幣爲哉？我豈若處吠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？」湯三使往聘之，既而

幡然改曰：「與我處吠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

哉？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

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；

非予覺之而誰也！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

中；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。吾未聞枉己而正人

者也，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、或近、或去、或不去，

歸潔其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「天誅造爲秦

湯奉天誅，妹喜謀於我攻自牧宮，於朕載自臺。」

牧宮由我 百里奚自鬻

稱湯好其 萬章問曰：「或曰：「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、五羊之皮，食牛以要秦繆

公。」信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；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

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。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

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

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有秦，知繆公

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

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」

馬 蹏

莊子

馬蹏之蹏，以蹏教蹏。

馬，蹏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，齧草飲水，翹足而陸，此馬之真性也。

雖有義臺路寢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，曰：『我善治馬！』燒之，剔之，刻

之，雜之，遑之以羈罽，編之以阜棧，馬之死者十二三矣；饑之，渴之，馳之

驟之，整之，齊之，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，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！

陶者曰：『我善治埴！』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。『匠人曰：『我善治木！』曲者中

鉤，直者應繩。『夫埴，木，之性，豈欲中規矩鉤繩哉？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

善治馬，而陶，匠，善治埴，木，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！

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，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德，一而不

黨，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視顛顛。當是時也，山無蹊隧，澤

無舟梁，萬物羣生，遑屬其鄉，禽獸成羣，草木遂長，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

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。夫至德之世，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并，惡乎知君子小

一

人哉？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；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樸；素樸而民性得矣。及至聖
入營窟爲仁，踳跂爲義，而天下始疑矣；澶漫爲樂，摘擗爲禮，而天下始分矣。
故純樸不殘，孰爲犧樽？白玉不毀，孰爲珪璋？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性情
不離，安用禮樂？五色不亂，孰爲文采？五聲不亂，孰應六律？夫殘樸以爲器
工匠之罪也；毀道德以爲仁義，聖人之過也！

夫馬，陸居則食草飲水，喜則交頸相靡，怒則分背相踳，馬知，已此矣。
夫加之以衡扼，齊之以月題，而馬知介倪，鬪扼，鷲曼，詭銜，竊轡。故馬之
知而能至盜者，伯樂之罪也！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含
哺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民能，已此矣。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，縣跂仁
義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乃始踳跂好知，爭歸於利，不可止也！此亦聖人之過也

說難

韓非子

一
吾知有以說之之難也，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，又非吾辭之能盡吾意之難也。凡說之難，在知所說之心，可以吾說當之；

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厚利，則見下節而遇卑賤，必棄遠矣。所說出於厚利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見無心而遠事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陽收其身，而實疏之；說之以厚利，則陰用其言，顯棄其身矣。此不可不察也。

夫事以密成，語以泄敗。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語及所匿之事。如此者身危。彼顯有所出事，而乃以成他故。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，又知其所以爲。如此者身危。

規異事而當，知者揣之外而得之。事泄於外，必以爲己也。如此者身危。

周澤未渥也

周澤未渥也，而語極知。說行而有功則見妄，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。如此

者身危。

貴人有過端，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。如此者身危。

貴人或得計，而欲自以為功，說者與知焉。如此者身危。

彊以其所不能為，止以其所不能已。如此者身危。

故與之論大人，則以為間己矣；與之論細人，則以為賣重。論其所愛，則

大記天官

三書七辯

捷凌雜

來世二

諸君存又諸君

以為藉資；論其所憎，則以為嘗己也。徑省其說，則以為不智而拙之；米鹽博

悔。

此說之難，不可不知也。

二

凡說之務，在知飾所說之所矜，而滅其所恥；

其意有下也，然而不能已；說者因爲之飾其美，而少其不爲也。其心有高也，而實不能及；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，而多其不行也。

有欲^於裕以智能，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，多爲之地；使之資說於我，而佯不知也，以資其智。

欲內相存之言，則必以美名明之，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；欲陳危害之事，則顯其毀誹，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。

譽異人與同行者；規異事與同計者。有與同汗者，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；有與同敗者，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。

彼自多其力，則母以其難概之也；自勇其斷，則無以其謫怒之；自智其計，則母以其敗窮之。

大怒無所拂悟，辭言無所繫縻；然後極騁智辯焉。此所道親近不疑，而得盡辭也。

三

伊尹爲宰，百里奚爲虜，皆所以干其上也。此二人者，皆聖人也；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，如此其汙也。今以吾言，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，此非能仕之所恥也。

夫曠日彌久，而周澤旣渥，深計而不疑，引爭而不罪；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飾其身。以此相持，此說之成也。

四

昔者鄭武公欲伐胡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，以娛其意。因問於羣臣，「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？」大夫關其思對曰：「胡可伐。」武公怒而戮之，曰：「胡，兄弟之國也。子言伐之，何也？」胡君聞之，以鄭爲親已，遂不備鄭。鄭人襲胡，取之！

宋有富人，天雨牆壞，其子曰：「不築，必將有盜。」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。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鄰人之父！

此二人說者皆當矣。厚者爲戮，薄者見疑。則非知之難也，處之則難也。

聖人爲取 故繞朝之言當矣，其爲聖人於晉，而爲戮於秦也。此不可不察！

五

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。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者罪刑。彌子瑕母病，人聞有夜告彌子。彌子矯駕君車以出。君聞而賢之，曰：『孝哉！爲母之故，忘其犯刑罪。』異日，與君遊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不盡，以其半啗君。君曰：『言饒朝愛我哉！忘其口味，以啗寡人。』及彌子色衰愛弛，得罪於君，君曰：『是固嘗矯駕吾車！又嘗啗我以餘桃！』故彌子之行，未變於初也。而前所以見賢後

士，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。

六

夫龍之爲蟲也柔，可狎而騎也；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。若人有嬰之者，則必殺人。人主亦有逆鱗。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幾矣。

以所養者爲生力

本生

呂氏春秋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養成之者，人也。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攬之，謂之天子。

天子之動也，以全天爲故者也。此官之所自立也。立官者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

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則失所爲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，今修兵而反

以自攻，則亦失所爲修之矣。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扣之，故不得清；人之性壽，物者扣之，故不得壽。物

也者所以養性也，非所以性養也。今世之人惑者，多以性養物，則不知輕重也

；不知輕重，則重者爲輕，輕者爲重矣。若此，則每動無不敗；以此爲君悖，

以此爲臣亂，以此爲子狂。三者，國有一焉，無幸必亡。

今有聲於此，耳聽之必慊；已聽之，則使人聾，必弗聽。有色於此，目視

之必慊；已視之，則使人盲，必弗視。有味於此，口食之必慊；已食之，則使

人瘡，必弗食。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，利於性則取之，害於性則舍之。此

本生

全性之道也。

世之貴富者，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，則遁焉。流逸只欲自若也性惡得不傷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，招無不中。萬物章章以害一生，生無不傷；以便利一生，生無不長。

故聖人之制萬物也，以全其天也。天全，則神和矣，目明矣，耳聰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，不謀而當，不慮而得，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於物無不受也，無不裹也，若天地然。上爲天子而不驕，下爲匹夫而不慤；此之謂全德之人。

貴富而不知道，適足以爲患，不如貧賤。貧賤之致物也難，雖欲過之，奚由？出則以車，入則以輦，務以自佚，命之曰招蹶之機；肥肉厚酒，務以自彊，命之曰爛腸之食；靡曼皓齒，鄭衛之音，務以自樂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貴富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，爲其實也。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。

重己

呂氏春秋

重己之時工。

惟至巧也。人不愛_之_指，而愛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。人不愛崑山之玉，
江漢之珠，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，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。
！論其貴賤，爵爲天子，不足以比焉；論其輕重，富有天下，不可以易之；論
其安危，一曙失之，終身不復得。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。

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達乎性命之情也。不達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
師者之愛子也，不免乎枕之以糠。是蠶者之養嬰兒也，方雷而窺之于堂。

有殊弗知慎者。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，不可，未始有別也。未始有
別者，其所謂是，未嘗是；其所謂非，未嘗非；是其所謂非，非其所謂是，此
之謂大惑。若此人者，天之所禍也；以此治身，必死必殃；以此治國，必殘必
亡。

夫死殃殘亡，非自至也，感召之也。壽長至，常亦然。故有道者不察所召

而察其召之者，則其至不可禁矣。此論不可不熟。使鳥獲疾引牛尾，尾絕力力也，而牛不可行，逆也；使五尺豎子引其樁，而牛恣所以之，順也。世之人主主也貴人，無賢不肖，莫不欲長生久視，而日逆其生，欲之何益？

凡生之長也，順之也。使生不順者，欲也。故聖人必先適欲；室大則多陰，臺高則多陽；多陰則蹶，多陽則痿；此陰陽不適之患也。是故先王不處大室，不爲高臺，味不衆珍，衣不燁熱。燁熱則理塞，理塞則氣不達；味衆珍則胃充，胃充則中大鞫。中大鞫而氣不達，以此長生，可得乎？

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，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；其爲宮室臺榭也，足以辟燥溼而已矣；其爲輿馬衣裘也，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；其爲飲食醢醢也，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；其爲聲色音樂也，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。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，非好儉而惡費也，節乎性也。

賦

節錄中國文學概論

鹽谷溫著
陳彬蘇譯

班固兩都賦序云：「賦者古詩之流」。漢書藝文志云：「不歌而誦謂之賦」。在詩經以賦爲六義（風，賦，比，興，雅，頌）之一。蓋賦之體裁，所以直敘思想感情。故朱子詩經集註解之曰：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。」賦雖爲古詩之一體，然溯其源流，全出自楚辭。是則楚辭可謂爲賦之祖。故文心雕龍云：

賦者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……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字於楚辭也。（詮賦篇）

屈原之作，專依詩取興，好用譬喻，尙兼六義之旨。至其徒宋玉之作，漸乖比興，唯敷陳事物，遂爲純然之賦體。故文章緣起云：「賦者楚大夫宋玉所作也」。

至漢代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皆好作賦，競爲絢爛眩曜之詞。或述御苑之廣

大，畋獵之壯觀，或寫神仙之奇跡，美人之麗色，其意雖在於諷諫，然所謂靡麗之賦，勸百而諫一；猶如騁鄭衛之聲，曲經奏雅，無論何人，亦爲其靡麗所奪，而不傾耳於箴規。所以其賦祇增君主驕奢之慾。如漢武帝讀司馬相如之大人賦而好神仙，是也。故楊雄之法言云：

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。

蓋雄以賦爲雕蟲篆刻之小技而斥之。然賦確爲中國文學之一特色。司馬相如云

新也

合綦組以成文，列錦繡而爲質，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，此賦之跡也。賦家之心，包括宇宙，流覽人物，斯乃得之於內，不可得而傳。（西京雜記）

此言最當。晉陸機亦比較詩與賦之性質云：

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。（文賦）

緣情者，言志也；體物者，陳事也；一爲主觀的，一爲客觀的。要之賦之特性在鋪張，故最適合於好誇張之漢族國民性也。文體辨明依古今之沿革，分

高 中 國 文 讀 本

登徒子好色賦

宋玉

大夫登徒子，侍於楚襄王，短宋玉曰：「玉爲人，體貌閒麗，口多微辭，又性好色；願王勿與出入後宮。」王以登徒子之言，問宋玉。玉曰：「體貌閒麗，所受於天也；口多微辭，所學於師也；至於好色，臣無有也。」王曰：「子不好色，亦有說乎？有說則止，無說則退。」

玉曰：「天下之佳人，莫若楚國；楚國之麗者，莫若臣里；臣里之美者，莫若臣東家之子；臣東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；著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；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齒如含貝，嫣然一笑，惑陽城，迷下蔡；然此女登牆，闔臣三年，至今未許也。登徒子則不然，其妻蓬頭擊耳，鬢脣歷齒，旁行踽僂，又疥且痔，登徒子悅之，使有五子，王孰察之，誰爲好色者矣。」

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，因進而稱曰：「今夫宋玉盛稱鄴之女，以爲美色，愚

亂之邪，臣自以爲守德，謂不如彼矣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，焉足爲大王言乎？若臣之陋，目所曾睹者，未敢云也。」

王曰：「試爲寡人說之。」

大夫曰：「唯、唯。臣少曾遠遊，周覽九土，足歷五都，出咸陽，熙鄠鄆；從容鄭衛溱洧之間。是時方春之末，迎夏之陽，鷓鴣啾啾，羣女出桑，此郊之妹，華色含光，體美容冶，不待飾裝。臣觀其麗者，因稱詩曰：「遵大路兮攬子祛。」贈以芳華辭甚妙，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，忽若有來而不見，意密體疏，俯仰異觀，含喜微笑，竊視流眄。復稱詩曰：「寤春風兮發鮮榮，潔齋俟兮惠音聲，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。」因遷延而辭避，蓋徒以微辭相感動，精神相依憑，目欲其顏，心願其義，揚詩守禮，終不過差；故足稱也。」

於是楚王稱善，宋玉遂不退。

庶敦朴，家給，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，豈不難哉？……其罷樂府官。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，條奏，別屬他官。」

因恨淫聲而遂廢「樂府」，可見樂府是俗樂的中心。當時丞相孔光奏覆，把「樂府」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，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！漢書記此事，接着說：

然百姓漸漬日久，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，豪富吏民湛沔自若。

這可見當時俗樂民歌的勢力之大。「樂府」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。第一，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的機會。第二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，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。第三，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，有時因為音樂的關係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減，使他協律；有時因為文學上的衝動，文人忍不住的要模倣民歌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「平民化」的趨勢，因此便添了不少白話或近于白話的詩歌。這三種關係，自漢至唐，繼續存在。故民間的樂歌收在樂府的，叫做「樂府」；而文人模倣民歌做的樂歌，也叫做「樂府」；而後來文人模倣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，也叫做「樂府」或「新樂府」。

從漢到唐的白話韻文可以叫做『樂府』時期。樂府是平民文學的徵集所，保存館。這些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地供給了無數新花樣，新形式，新體裁；引起了當代的文人的新興趣，使他們不能不愛玩，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模倣，以後的韻文的文學所以能保存得一點生氣，一點新生命，全靠有民間的歌曲時時供給活的體裁和新的風趣。

漢代樂府選

佚名

江南

相和曲

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！魚戲蓮葉間，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

薤露

相和曲

薤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復落，人死一去何時歸？

蒿里

相和曲

蒿里誰家地，聚斂魂魄無賢愚？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躕！

艷歌行

瑟調曲

翩翩堂前燕，冬藏夏來見。兄弟兩三人，流宕在他縣。故衣誰當補？新衣誰當綻？賴得賢主人，覽取爲吾組。夫婿從門來，斜倚西北眄。語卿且勿眄，

水清石自見。石見何纍纍！遠行不如歸。

南山石崑崙，松柏何離離！上枝拂青雲，中心十數圍。洛陽發中梁，松樹竊自悲。斧鋸截是松，松樹東西摧。特作四輪車，載至洛陽宮。觀者莫不歎，問是何山材。誰能刻鏤此？公輸與魯班。被之用丹漆，薰用蘇合香。本自南山松，今爲宮殿梁。

飲馬長城窟行

瑟調曲

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。遠道不可思，宿昔夢見之。夢見在我傍，忽覺在他鄉。他鄉各異縣，展轉不相見。枯桑知天風，海水知天寒。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爲言？客從遠方來，遣我雙鯉魚。呼童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長跪讀素書，書中竟何如？上有加餐飯，下有長相憶。

怨詩行

楚調曲

天德悠且長，人命一何促！百年未幾時，奄若風吹燭。嘉賓難再遇，人命不可續。齊度遊四方，各繫太山錄。人間樂未央，忽然歸陳嶽。當須邊中情，

遊心恣所欲。

西門行

大曲

出西門，步念之。今日不作樂，當待何時？逮爲樂，逮爲樂，當及時。何能愁怫鬱？當復待來茲！釀美酒，灸肥牛。請呼心所歡，可用解憂愁。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遊行去去如雲除，弊車羸馬爲自儲。

猛虎行

平調曲

餓不從猛虎食，暮不從野雀棲。野雀安無巢，遊子爲誰驕？

相逢行

清調曲

相逢狹路間，道隘不容車。不知何年少，夾轂問君家：「君家誠易知，易知復難忘。黃金爲君門，白玉爲君堂。堂上置樽酒，作使邯鄲倡。中庭生桂樹，華鏐何煌煌！」「兄弟兩三入，中子爲侍郎。五日一來歸，道上自生光。黃金絡馬頭，觀者盈道傍。入門時左顧，但見雙鴛鴦。鴛鴦七十二，羅列自成行

。音聲何囉囉！鶴鳴東西廂。大婦織綺羅，中婦織流黃。小婦無所作，挾瑟上高堂：「丈人且安坐，調絲未遽央。」

報任少卿書

司馬遷

太史公，牛馬走，司馬遷再拜言。少卿足下：曩者辱賜書，教以慎於接物，推賢進士爲務；意氣懃懃懇懇，若望僕不相師，而用流俗人之言。僕非敢如此也。僕雖罷駑，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。顧自以爲身殘處穢，動而見尤，欲益反損，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。諺曰：『誰爲爲之！孰令聽之！』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。何則？士爲知己者用，女爲說己者容。若僕大質已虧缺矣，雖才懷隨和，行若由夷，終不可以爲榮，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。書辭宜答，會東從上來，又迫賤事，相見日淺，卒卒無須臾之間，得竭志意。今少卿抱不測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僕又薄從上雍，恐卒然不可爲諱，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，則長逝者魂魄，私恨無窮，請略陳固陋。闕然久不報，幸勿爲過。

僕聞之，脩身者，智之符也；愛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與者，義之表也；恥辱者，勇之決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極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。故禍莫憐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詬莫大於宮刑。刑餘之人，無所比數，非一世也，所從來遠矣。

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，商鞅因景監見，趙良寒心，同子參乘，袁絲變色，自古而恥之。夫以中才之人，事有關於宦豎，莫不傷氣，而况於慷慨之士乎！如今朝廷雖乏人，奈何令刀鋸之餘，薦天下之豪俊哉！僕賴先人緒業，得待罪輦轂下，二十餘年矣。所以自惟上之，不能納忠效信，有奇策才力之譽，自結明主；次之，又不能拾遺補闕，招賢進能，顯巖穴之士；外之，又不能備行伍，攻城野戰，有斬將奪旗之功；下之，不能積日累勞，取尊官厚祿，以爲宗族交遊光寵。四者無一遂，苟合取容，無所短長之效，可見如此矣。嚮者，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，陪奉外廷末議，不以此時引綱維，盡思慮，今已虧刑爲掃除之隸，在闕茸之中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，不亦輕朝廷，羞當世之士邪！嗟乎，嗟乎，如僕尙何言哉！尙何言哉！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僕少負不羈之行，長無鄉曲之譽，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伎，出入周衛之中。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絕賓客之知，忘室家之業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務壹心營職，以求親媚於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！夫僕與李陵，俱居門下，素非能相善也，趣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，接慇懃之餘權。然僕觀其爲人，自守奇士，事親孝，

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與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，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積也。僕以爲有國士之風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，赴公家之難，斯已奇矣。今舉事一不當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，僕誠私心痛之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足歷王庭，垂餌虎口，橫挑疆胡，仰億萬之師，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，所殺過半當。虜救死扶傷不給，旃裘之君長咸震怖，乃悉徵其左右賢王，舉引弓之人，一國共攻而圍之。轉鬪千里，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。然陵一呼勞，軍士無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沫血飲泣，更張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嚮爭死敵者。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。後數日，陵敗，書聞，主上食不甘味，聽朝不怡，大臣憂懼，不知所出。僕竊不自料其卑賤，見主上慘愴怛悼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。身雖陷敗，彼觀其意，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，事已無可奈何，其所摧敗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。僕懷欲陳之，而未有路。適會召問，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，欲以廣主上之意，塞睚眦之辭。未能盡明，明主不曉，以爲僕沮貳師，而爲李陵遊說，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。因爲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貨賂不足以自贖，交遊莫救視，左右

親近不爲一言。身非木石，獨與法吏爲伍，深幽囹圄之中，誰可告愬者？此真少卿所親見，僕行事豈不然乎！李陵旣生降，隕其家聲，而僕又侷之蠶室，重爲天下觀笑，悲夫，悲夫，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！

僕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書之功，文史星曆，近乎卜祝之間，固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，流俗之所輕也。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以異；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，特以爲智窮罪極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太上不辱先；其次，不辱身；其次，不辱理色；其次，不辱辭令；其次，詘體受辱；其次，易服受辱；其次，關木索被箠楚受辱；其次，剔毛髮，嬰金鐵受辱；其次，毀肌膚，斷肢體受辱；最下，腐刑，極矣！傳曰：「刑不上大夫。」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在檻穽之中，搖尾而求食，積威約之漸也。故士有畫地爲牢，勢不可入，削木爲吏，議不可對，定計於鮮也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膚，受榜箠，幽於圜牆之中，當此之時，見獄吏則頭搶地，視徒隸則心惕息。何者？積威約之勢也。及已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謂強顏耳，曷足貴乎！且西伯，伯也，拘於羑里；李斯，相也，具於五刑；淮陰，王也，受械

於陳；彭越、張敖，南面稱孤，繫獄抵罪；絳侯誅諸呂，權傾五伯，囚於請室；魏其，大將也，衣赭衣，關三木，季布爲朱家鉗奴，灌夫受辱於居室，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，聲聞鄰國，及罪至罔加，不能引決自裁，在塵埃之中，古今一體，安在其不辱也！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勢也，強弱，形也，審矣，何足怪乎！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，以稍陵遲，至於鞭箠之間，乃欲引節，斯不亦遠乎！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，殆爲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，念父母，顧妻子，至激於義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今僕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無兄弟之親，獨身孤立，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節，怯夫慕義，何處不勉焉。僕雖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！且夫臧獲婢妾，猶能引決，况僕之不得已乎！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。

古者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蓋文王拘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，孫子臏腳，兵法脩列，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，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，詩三百篇，大氏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乃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以舒其

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僕竊不遜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行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，上計軒轅，下至於茲，爲十表，本紀十二，書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傳七十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會遭此禍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。僕誠以著此書，藏諸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！然此可爲智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。

且負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謗議，僕以口語，遇遭此禍，重爲鄉黨所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！雖累百世，垢彌甚耳。是以腸一日而九迴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則不知其所往，每念斯恥，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！身直爲閹閣之臣，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！故且從俗浮沈，與時俯仰，以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，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！今雖欲自雕琢，曼辭以自飾，無益於俗，不信，適足取辱耳。要之，死日然後是非乃定。書不能悉意，略陳固陋。謹再拜。

東方朔傳節錄

漢書

東方朔，字曼倩，平原厭次人也。武帝初卽位，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，自銜鬻者以千數。其不足采者，輒報聞罷。

朔初來，上書曰：『臣朔少失父母，長養兄嫂，年十三學書，三冬文史足用。十五學擊劍，十六學詩書，誦二十二萬言。十九學孫吳兵法，戰陣之具，鉦鼓之教，亦誦二十二萬言。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。又常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，長九尺三寸，目若懸珠，齒若編貝，勇若孟賁，捷若慶忌，廉若鮑叔，信若尾生；若此，可以爲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再拜以聞。』

朔文辭不遜，高自稱譽，上偉之，令待詔公車；奉祿薄，未得省見。久之，朔給騶朱儒曰：『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；耕田力作，固不及人，臨衆處官，不能治民，從軍擊虜，不任兵事，無益於國用，徒索衣食，今欲盡殺若曹！』

朱儒大恐，啼泣。朔教曰：『上即過，叩頭請罪。』居有頃，聞上過，朱儒皆號泣頓首。上問何爲？對曰：『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。』上知朔多端，召問朔：『何恐朱儒爲？』對曰：『臣朔生亦言，死亦言；朱儒長三尺餘，奉一囊粟，錢二百四十；臣朔長九尺餘，亦奉一囊粟，錢二百四十；朱儒飽欲死，臣朔飢欲死；臣言可用，幸異其禮；不可用，罷之，無令但索長安米。』上大笑着，因使待詔金馬門，稍得親近。

上嘗使諸數家射覆；置守宮盃下，射之，皆不能中。朔自贊曰：『臣嘗受易，請射之。』迺別著布卦而對曰：『臣以爲龍，又無角；謂之爲虺，又無足；跂跂脈脈善緣壁，是非守宮即蜥蜴。』上曰：『善。』賜帛十匹。復使射他物，遠中，輒賜帛。

時有幸倡郭舍人，滑稽不窮，常侍左右，曰：『朔狂幸中耳！非至數也。』臣願令朔復射。朔中之，臣榜百；朔不能中，臣賜帛。『迺覆樹上寄生，令朔射之。朔曰：『是窶數也。』』

舍人曰：『果知朔不能中也。』朔曰：『生肉爲膾，乾肉爲脯；著樹爲寄生，盆下爲窠數。』上令倡監榜舍人；舍人不勝痛，呼譽。朔笑之曰：『咄口無毛，聲警警，尻益高。』舍人恚曰：『朔擅詆欺天子從官，當棄市！』上問朔何故詆之。對曰：『臣非敢詆之，迺與爲隱耳。』上曰：『隱云何？』朔曰：『夫口無毛者，狗竇也；聲警警者，烏哺噉也；尻益高者，鶴俛啄也。』舍人不服，因曰：『臣願復問朔隱語，不知，亦當榜。』即妄爲諧語曰：『令壺齟，老柏塗，伊優亞，狝吽牙，何謂也？』朔曰：『令者，命也；壺者，所以盛也；齟者，齒不正也；老者，人所敬也；柏者，鬼之廷也；塗者，漸洳徑也；伊優亞者，辭未定也；狝吽牙者，兩犬爭也。』舍人所問，朔應聲輒對，變詐鋒出，莫能窮者。左右大驚。上以朔爲常侍郎，遂得愛幸。

久之，伏日，詔賜從官肉。大官丞日晏不來，朔獨拔劍割肉，謂其同官曰：『伏日當蚤歸，請受賜。』即懷肉去。大官奏之朔，入，上曰：『昨賜肉不待詔，以劍割肉而去之，何也？朔免冠謝。上曰：『先生起自責也。』朔再拜。

曰：「朔來朔來！受賜不待詔，何無禮也？拔劍割肉，壹何壯也？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？歸遺細君，又何仁也？」上笑曰：「使先生自責，迺反自譽！」復賜酒一石，肉百斤，歸遺細君。

答客難

東方朔

客難東方朔曰；蘇秦張儀，壹當萬乘之主，而身都卿相之位，澤及後世。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，慕聖人之義，諷誦詩書百家之言，不可勝記，著於竹帛，脣腐齒落，服膺而不可釋，好學樂道之效，明白甚矣。自以爲智能，海內無雙，則可謂博聞辯智矣，然悉力盡忠，以事聖帝，曠日持久，積數十年，官不過侍郎，位不過執戟，意者尙有遺行邪？同胞之徒，無所容居，其故何也？

東方先生喟然長息！仰而應之曰：是故非子之所能備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豈可同哉？夫蘇秦張儀之時，周室大壞，諸侯不朝，力政爭權，相擒以兵，並爲十二國，未有雌雄，得土者強，失土者亡，故說得行焉。身處尊位，珍寶充內，外有倉廩，澤及後世，子孫長享；今則不然，聖帝德流，天下震懼，諸侯賓服，遠四海之外以爲帶，安於覆盂，天下平均，合爲一家，動發舉事，猶運之掌，賢與不肖，何以異哉？適天之道，順地之理，物無不得其所，故綏

之則安，動之則苦，尊之則爲將，卑之則爲虜，抗之則在青雲之上，抑之則在深淵之下，用之則爲虎，不相則爲鼠，雖欲盡節效情，安知前後。夫天地之大，士民之衆，竭精馳說，並進輻湊者。不可勝數，悉力慕之，困於衣食，或失門戶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，曾不得學故，安敢望侍郎乎。

傳曰：天下無害，雖有聖人，無所施才，上下和同，雖有賢者，無所立功。故曰：時異事異，雖然，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？詩曰「鼓鐘于宮，聲聞于外，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」苟能修身，何患不榮？太公體行仁義，七十有二，乃設用於文武，得信厥說，封於齊，七百歲而不絕，此士所以日夜孳孳，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。譬若鸛鶴，飛且鳴矣。傳曰：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，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；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。天有常度，地有常形，君子有常行，君子道其常，小人計其功。詩云：禮義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，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；韞纒充耳，所以塞聰。明有所不見，聰有所不聞，舉大德，赦小過。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。枉而直之

，使自得之；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揆而度之，使自索之；蓋聖人之教化如此。欲其自得之，自得之則敏且廣矣。今世之處士，時雖不用，塊然無徒，廓然獨居，上觀許由，下察接輿，計同范蠡，忠合子胥，天下和平，與義相扶，寡偶少徒，固其宜也；子何疑於予哉？

若夫燕之用樂毅，秦之任李斯，酈食其之下齊，說行如流，曲從如環，所欲必得，功若丘山，海內定，國家安，是遇其時者也；子又何怪之邪？語曰：以筭窺天，以蠡測海，以莛撞鐘，豈能通其條貫，考其文理，發其音聲哉？由是觀之：譬猶鱗鼈之襲狗，孤豚之昨虎，至則靡耳。何功之有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，雖欲勿困，固不得已，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，而終惑於大道也。

雜論

桓寬

客曰：「余觀鹽鐵之義，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，意指殊路，各有所出，或上仁義，或務權利，異哉吾所聞！周秦粲然，皆有天下，而南面焉；然安危長久殊世。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。當此之時，豪俊並進，四方輻湊。賢良茂陵唐生，文學魯萬生之倫，六十餘人，咸聚闕庭，舒六藝之諷，論太平之原；智者贊其慮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見其斷，辯者陳其詞，閭閻焉，侃侃焉，雖未能詳備，斯可畧觀矣。然蔽於雲霧，終廢而不行，悲夫！」

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，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，知權利可以廣用，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。近者親附，遠者說德，則何爲而不成，何求而不得？不出於斯路，而務畜利長威，豈不謬哉！

中山劉子雍，言王道，矯當世，復諸正務，在乎反本，直而不徼，切而不燥，斌斌然，斯可謂弘博君子矣。九江祝生，奮由路之意，推史魚之節，發憤

憲，刺議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撓，可謂不畏強禦矣。桑大夫，據當世，合時變，推道術，尚權利，辟畧小辯，雖非正法，然巨儒宿學惡然。大能自解，可謂博物通士矣；然攝卿相之位，不引準繩，以道化下，放於利末，不師始古；易曰：『焚如棄如』，處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隕其性，以及厥宗。庠丞相即周魯之列，當軸處中，括囊不言，容身而去，彼哉彼哉！若夫羣丞相御史，不能正議以輔宰相，成同類，長同行，阿意苟合，以說其上，斗筲之人，道諛之徒，何足算哉！

非 鞅

桓寬

大夫曰：「昔商君相秦也，內立法度，嚴刑罰，飭政教，姦僞無所容；外設百倍之利，收山澤之稅，國富民強，器械完飾，蓄積有餘；是以征敵伐國，攘地斥境，不賦百姓而師以贍，故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盡西河而民不苦；鹽鐵之利，所以佐百姓之急，足軍旅之費，務蓄積以備乏絕，所給甚衆，有益於國，無害於人，百姓何苦，爾而文學何憂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蓋文帝之時，無鹽鐵之利而民富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，未見利之所利也，而見其害也。且利不從天來，不從地出，一取之民間，謂之百倍，此計之失者也；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，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！大李梅實多者，來年爲之衰；新穀熟者，舊穀爲之虧；自天地不能兩盈，而況於人事乎！故利於彼者，必耗於此，猶陰陽之不並曜，晝夜之有長短也。商鞅峭法長利，秦人不聊生，相與哭孝公；吳起長兵攻取，楚人搔動，相與泣悼王；其後楚日以

危，秦日以弱。故利蓄而怨積，地廣而禍構，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，吳起之兵用於外，行者勤於路，居者匱於室，老母號泣，怨女歎息，文學雖欲無憂，其可得也！

大夫曰：「秦任商君，國以富強，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。及二世之時，邪臣擅斷，公道不行，諸侯叛弛，宗廟隳亡，春秋曰：『末言介，祭仲亡也。』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，善作者使人紹其功。推車之蟬攫，負子之教也；周道之成，周公之力也；雖有禕謏之草創，無子產之潤色，有文武之規矩，而無周呂之鑿柄，則功業不成；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，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。

文學曰：「善鑿者建周而不疲，善基者致高而不蹶；伊尹以堯舜之道，爲殷國基，子孫紹位，百代不絕；商鞅以重刑峭法，爲秦國基，故二世而奪；刑既嚴峻矣，又作爲相坐之法，造誹謗，增肉刑，百姓齋栗，不知所措手足也；賦斂既煩數矣，又外禁山澤之原，內設百倍之利，民無所開說容言，崇利而簡

義，高力而尙功，非不廣壞進地也，然猶人之病水，益水而疾深，知其爲秦開
帝業，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！狐刺之鑿，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，畚土之基，雖
良匠不能成其高；譬若秋蓬，被霜遭風則零落，雖有十子產如之何？故扁鵲不
能肉白骨，微箕不能存亡國也。

藝增篇

王充

世俗所患，患言事增其實。著文垂辭，辭出溢其真；稱美過其善，進要沒其罪。何則？俗人好奇；不奇，言不用也。故譽人不增其美，則聞者不快其意；毀人不益其惡，則聽者不愜於心。聞一增以爲十，見百益以爲千，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，審然之語千反萬畔。墨子哭於練絲，楊子哭於歧道，蓋傷失本，悲離其實也。

蜚流之言，百傳之語，出小人之口，馳閭巷之間，其猶是也。諸子之文：筆墨之疏，人賢所著，妙思所集，宜如其實；猶或增之。儻經藝之言，如其實乎？言審莫過聖人，經藝萬世不易，猶或出溢，增過其實。增過其實，皆有事爲，不妄亂誤，以少爲多也。然而必論之者，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。經增非一，畧舉較著，令悅惑之人，觀覽采擇，得以開心通意，曉解覺悟。

尚書「協和萬國，」是美堯德，致太平之化，化諸夏，并及夷狄也。言協

和方外，可也；言萬國，增之也。夫唐之與周，俱治五千里內。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，荒服，戎服，要服及四海之外，……並合其數，不能三千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盡於三千之中矣。而尚書云「萬國」，褒增過實，以美堯也。……

詩曰：「維周黎民，靡有子遺。」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。詩人傷旱之甚，民被其害，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。天旱甚，則有之矣；言無子遺一人，增之也。夫周之民，猶今之民也。使今之民也，遭大旱之災，貧羸無蓄積，扣心思雨。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，廩困不空，口腹不飢，何愁之有？天之旱也，山林之間不枯；猶地之水，丘陵之上不泄也。山林之間，富貴之人，必有遺脫者矣。而言「靡有子遺」，「增益其文，欲言旱甚也。……」

尚書曰：「祖伊諫紂曰：『今我民罔不欲喪。』」罔，無也；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。夫言欲王之亡，可也；言無不，增之也。紂雖惡，民臣蒙恩者非一；而祖伊增語，欲以懼紂也。故曰：「語不益，心不惕；心不惕，行不易。」

「增其語，欲以懼之，冀其警悟也。蘇秦說齊王曰：『臨菑之中，車轂擊，人肩磨，舉袖成幕，違衽成帷，揮汗成雨。』齊雖熾盛，不能如此。蘇秦增語，激齊王也。祖伊之諫紂，猶蘇秦之說齊王也。

賢聖增文，外有所爲，內未必然。何以明之？失武成之篇，言「武王伐紂，血流浮杵。」助戰者多，故至血流如此。皆欲紂之亡也，土崩，瓦解，安肯戰乎……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，河北地高，壤靡不乾燥；兵頓血流，輒燥入土，安得杵浮？且周殷士卒皆壘盛糧，無杵臼之事，安得杵而浮之？……

光武皇帝之時，郎中汝南賁光上書，言「孝文皇帝時，居明光宮，天下斷獄三人，」頌美文帝，陳其效實。光武皇帝曰：「孝文時不居明光宮，斷獄不三人。」積善修德，美名流之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

夫賁光上書於漢，漢爲今世，增益功美猶過其實；況上世帝王久遠，賢人從後褒述，失實離本，獨已多矣！不遭光武論，千世之後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，人不知其增，「居明光宮，斷獄三人，」而遂爲實事也。

魏二祖樂府選

短歌行

魏武帝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爲君故，沈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闊談讌，心念舊恩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苦寒行（錄一）

北上太行山，艱哉何巍巍，羊腸坡詰屈，車輪爲之摧。樹木何蕭瑟，北風聲正悲。熊羆對我蹲，虎豹夾路啼。谿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。延頸長歎息，遠行多所懷。我心何怫鬱，思欲一東歸。水深橋梁絕，中路正徘徊。迷惑失故路，薄暮無宿栖，行行日已遠，人馬同時飢，擔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。悲彼

東山詩，悠悠使我哀。

燕歌行

魏文帝

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爲霜。羣燕辭歸鴈南翔，念君客遊思斷腸。
慊慊思歸戀故鄉，何爲淹留寄佗方。賤妾煢煢守空房，憂來思君不敢忘。不覺
淚下霑衣裳，援琴鳴絃發清商。短歌微吟不能長，明月皎皎照我牀。星漢西流
夜未央，牽牛織女遙相望，你獨何辜限河梁！

善哉行

上山采薇，薄暮苦飢。谿谷多風，霜露沾衣。野雉羣雌，猿猴相追，還望
故鄉，鬱何壘壘。高山有崖，林木有枝。憂來無方，人莫之知。人生如寄，多
憂何爲？今我不樂，歲月如馳。湯湯川流，中有行舟，隨波迴轉，有似客遊。
策我良馬，被我輕裘，載馳載驅，聊以忘憂！

蕪城賦

鮑照

瀟湘平原，南馳蒼梧漲海，北走紫塞鴈門，嵯以漕渠，軸以崑崗，重江複關之隩，四會五達之莊。當昔全盛之時，車挂轆，人駕肩，塵閉撲地，歌吹沸天，孽貨鹽田，鏹利銅山，才力雄富，士馬精妍，故能參秦法，侏周令，劃崇墉，剝濬洫，圖修世以休命。是以板築雉堞之殷，井幹烽櫓之勤，格高五嶽，袤廣三墳，崒若斷岸，矗似長雲。製磁石以禦衝，糊蘘壤以飛文，觀基扃之固獲，將萬祀而一君，出入三代，五百餘載，竟瓜剖而豆分。澤葵依井，荒葛冒塗，壇羅虺蜮，陛鬪麇鼯，木魅山鬼，野鼠城狐，風嘩雨嘯，昏見晨趨，飢鷹厲吻，寒鷗嚇雛，伏胤藏虎，乳血殄膚，崩榛塞路，崢嶸古燄，白楊早落，塞草前衰，稜稜霜氣，款款風威，孤蓬自振，驚砂坐飛，灌莽杳而無際，叢薄紛其相依。通池既已夷，峻隅又已頽，直視千里外，惟見起黃埃，凝思寂聽，心傷已摧。若夫藻扃黼帳，歌

堂舞閣之基，旋淵碧樹，弋林釣渚之館，吳蔡齊秦之聲，魚龍爵馬之玩，皆薰歇燼滅，光沈響絕，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，蕙心紈質，玉貌絳唇，莫不埋魂幽石，委骨窮塵；豈意同輿之愉樂，離宮之苦辛哉！天道如何，香恨者多，抽琴命操，爲蕪城之歌，歌曰：「邊風急兮城上寒，井徑滅兮邱隴殘，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？」

此詩人曰：謝靈運《登臨海嶼》詩云：「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。」此詩人曰：謝靈運《登臨海嶼》詩云：「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。」

典論論文

曹丕

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傳毅之於班固，伯仲之間耳，而固小之。與弟超書曰：「武仲以能屬文，爲蘭臺令史，下筆不能自休。」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，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里語曰：「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」斯不自見之患也。

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璉，東平劉楨公幹，斯七子者：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；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，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於斯累，而作論文。王粲長於辭賦，徐幹時有齊氣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，登樓，槐賦，征思，幹之泣猿，漏卮，圓扇，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。然於他文，未能稱是。琳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俊也，應瑒和而不壯，劉楨壯而不密，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；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以

至乎雜以嘲戲，及其所善，揚班儔也。

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，又患闇於自見，謂己爲賢。夫文本同而未異，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尙實，詩賦欲麗，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。唯通才能備其體。文以氣爲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强而致，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；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
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；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，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顯而制禮，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懾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。融等已逝，唯幹著論，成一家言。

文選序

蕭統

式觀元始，眇觀玄風，冬穴夏巢之時，茹毛飲血之世，世質民淳，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易曰：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』文之時義遠矣哉！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，大輅寧有椎輪之質。增冰爲積水所成，積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？蓋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，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隨時變改，難可悉詳。嘗試論之曰：詩序云：『詩有六藝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』至於今之作者，異乎古昔。古詩之體，今則全取賦名。荀宋表之於前，賈馬繼之於末。自茲以降，源流實繁；述邑居，則有憑虛亡是之作，戒畋遊，則有長楊羽獵之制。若其紀一事，詠一物，風雲草木之興，魚虫禽獸之流，推而廣之，不可勝載矣。又楚人屈原，含忠履潔；君匪從流，臣進逆耳；深思遠慮，遂放湘南；耿介之意既傷，壹鬱之懷靡愜，臨淵有懷沙之志，吟澤有憔悴之容。騷人之文，自茲而作。詩者，蓋志之所之

也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關雎詩，正始之道著，桑間濮上，亡國之音表。故風雅之道，粲然可觀。

自炎漢中葉，厥塗漸異。退傳有在鄒之作，降將著河梁之篇，四言五言，區以別矣。又少則三字，多則九言，各體互興，分鑣並驅。頌者，所以游揚德業，褒讚成功。吉甫有穆若之談，季子有至矣之歎，舒布爲詩，旣言如彼。總成爲頌，又亦若此，次則箴興於補闕，戒出於弼匡。論則析理精微，銘則序事清潤，美終則誅發，圖像則鑽興。又詔誥教令之流，表奏牋記之列，書誓符檄之品，弔祭悲哀之作，答客指事之制，三言八字之文，篇辭引序，碑碣誌狀，衆制鋒起，源流閒出，譬陶匏異器，並爲入耳之娛，黼黻不同，俱爲悅目之玩。作者之致，蓋云備矣。

余監撫餘閑，居多暇日，歷觀文囿。泛覽辭林；未嘗不心遊目想，移晷忘倦。自姬漢以來，眇焉悠邈，時更七代，數逾千祀；詞人才子，則名溢於縹囊；飛文染翰，則卷盈乎緗帙；自非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，蓋欲兼功，太半難矣。

。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，與日月俱懸。鬼神爭奧。孝敬之准式，人倫之師友，豈可重以芟夷，加之剪截。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以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話，辨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；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；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；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。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異同；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；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。遠自周室，迄於聖代，都爲三十卷，名曰文選云耳。

長恨歌

陳鴻作傳

白居易作歌

唐開元中，秦階平，四海無事。玄宗在位歲久，勤於旰食宵衣，政無大小，始委於丞相，稍深居遊宴，以聲色自娛。

先是元獻皇后，武淑妃皆有寵，相次卽世。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，無悅目者，上心忽忽不樂。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，內外命婦，焜耀景從，浴日餘波，賜以湯沐，春風靈液淡蕩其間。上心油然，恍若有遇，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；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，旣笄矣，鬢髮膩理，纖濃中度，舉止閒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。別疏湯泉，詔賜澡瑩。旣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任羅綺，光彩煥發，轉動照入，上甚悅。

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。定情之夕，授金釵鈿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鏡。明年冊爲貴妃，半后服用。由是治其容，敏其詞，婉孌萬態，以中上意，上益嬖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，驪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

同輦，止同室，宴專席，寢專房。雖有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，樂府妓女，使天子無顧盼意。自是，六宮無復進幸者。非徒殊艷尤態，獨能致是，蓋才知明慧，善巧便佞。先意希旨有不可不形容者焉。

叔父昆弟，皆列在清貴，爵爲通侯。姊妹封國夫人，富埒王室。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主侔，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。出入禁門，不問。京師長吏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詠有云：『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』又曰，『男不封侯女作妃，看女却爲門上楣。』其爲人心羨慕如此。

天寶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愚弄國柄。及安祿山引兵向闕，以討楊氏爲辭。潼關不守，翠華南幸。出咸陽，道次馬嵬，六軍徘徊，持戟不進，從官郎吏，伏上馬前，請誅錯以謝天下。國忠奉鬻纓盤水，死於道周，左右之意未快。上問之，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。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，反袂掩面，使牽之而去。倉皇展轉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！

既而玄宗狩成都，肅宗受禪靈武。明年大赦，改元，大駕還都，尊玄宗爲

太上皇，就養南宮。自南宮遷於西內。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。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槐秋落，梨園弟子玉管發音，聞霓裳羽衣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歛容。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，求之夢魂，杳杳而不能得。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。玄宗大喜，命致其神，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遊神馭氣，出天界，沒地府以求之，又不見。又旁求四虛，上下東極，絕天涯，跨蓬壺，見最高仙山，上多樓闕，西廂下有洞戶，東向，闕其門，署曰：「玉妃太真院。」方士抽簪扣扉，有雙鬟童出應門。方士造次，未及言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「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」於時雲海沈沈，洞天日晚，瓊戶重闔，悄然無聲。方士屏息斂足，拱手門下。久之，碧衣延入，且曰：「玉妃出。」俄見一人冠金蓮，披紫綃，佩紅玉，曳鳳舄，左右侍者，七八人，揖方士；問「皇帝安否？」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。言訖，憫然指碧衣女，取金釵鈿合，各拆其半，授使者曰：「爲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

也。」

方士受辭與信，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固徵其意，復前跪致詞，乞當時一事，不聞於他人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鈿合金釵，懼新垣平之詐也。玉妃茫然退立，若有所思。徐而言曰：『昔天寶十年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秦人風俗，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花燔香於庭，號乞巧。宮掖間尤尚之。時夜始半，休侍衛於東西廂，獨侍上。上憑肩而立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爲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』因自悲曰：『由此一念，又得居此，復墮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在天，或在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』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唯自安無自苦也。

使者還奏太上皇，上心嗟悼久之。餘具國史。

至憲宗元和元年，藍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；並前秀才陳鴻作傳冠于歌之前，目爲長恨歌傳。

長恨歌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漢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。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鞞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九重城闕烟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紆登劍閣。

峨眉山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。
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天旋地轉回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
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霑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
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。
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西宮南內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
梨園子弟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。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
遲遲鐘鼓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。
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。
爲感君王展轉思，遂令方士殷勤覓。排空馭氣奔如電，昇天入地求之遍。
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渺間。
樓殿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名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
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報雙成。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裏夢魂驚。
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

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
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。昭陽殿裏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
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惟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
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。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
臨別殷勤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。
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唐代律詩絕句選

送友人

李白

青山橫北郭，白水繞東城；此地一而別，孤蓬萬里征。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；揮首自茲去，蕭蕭班馬鳴。

蜀相祠

杜甫

丞相祠堂何處尋？錦官城外柏森森；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；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自河南經亂，關內阻飢，兄弟離散，各在一處。因望月有感，聊書所懷，寄上潯梁大兄，於潛七兄，烏江十五兄，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。

白居易

時難年饑世業空，弟兄羈旅各西東；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。弔影分爲千里鴈，辭根散作九秋蓬；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。

夜雨寄北

李商隱

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；何當共翦西窗燭，却話巴山夜雨時。

貧女

秦韜玉

蓬門未識綺羅香，擬託良媒亦自傷；誰愛風流高格調，共憐時世儉梳妝。敢將十指誇鍼巧，不把雙眉鬪畫長；苦恨年年壓金線，爲他人作嫁衣裳。

答李翊書

韓愈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李生足下：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；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，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謂望孔子之墻門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？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是也，生所爲者，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；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。將蘄主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竣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；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暉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；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；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憂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，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真僞，

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；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。如是者，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；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；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、水也、言、浮物也，水大而物之浮者，大小畢浮，氣之與言猶是也，氣盛則言之短長，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

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。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肯於器耶？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；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其文而爲後世法；如是者其亦足樂乎，其無足樂也？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平古，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，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；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，不志乎利，聊相爲言之。

人間詞話二則

王國維

一 論境界

詞以「境界」爲上，有「境界」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有「造境」，有「寫境」，此「理想」與「寫實」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有「有我」之境，有「無我」之境。「淚眼看花，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——「有我」之境也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「無我」之境也。

「有我」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「無我」之境，以物觀物，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

古人爲詞，寫「有我」之境者爲多；然未始不能寫「無我」之境，此在豪

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「無我」之境，人惟於靜中得之；「有我」之境，於由動之靜時得之；故一優美，一宏壯也。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；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，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，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境·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「有境界」，否則謂之「無境界」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着一「鬧」字而境界全出；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着一「弄」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「境界」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，「何遽不若」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？「寶簾閒掛小銀鈎」，「何遽不若」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」也？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求；故其妙處，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「興趣」，阮亭所謂「神韻」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「境界」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二 論隔與不隔

問隔與不隔之別。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延年則稍隔矣；東坡之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「池塘生春草」，「空梁落燕泥」，等二句，好處唯在不隔。

詞亦如是：卽以一人一詞而論，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闕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，春晴碧遠連雲，二月三月，千里萬里，行色苦愁人，」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「謝家池上，江淹浦畔」，則隔矣。

白石翠樓吟：「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與君遊戲，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萋萋千里，」便是不隔。至「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氣」，則隔矣。

然南宋詞，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
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」「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，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」寫情如此，方爲不隔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；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」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；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寫景如此，方爲不隔。

宋詞選

蝶戀花

歐陽修

庭院深深深幾許。楊柳堆烟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。樓高不見章臺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。亂紅飛過秋干去。

雨霖鈴

柳永

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。念去去千里煙波，暮靄沈沈楚天闊。多情自古傷離別；更那堪冷落清秋節！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

念奴嬌

赤壁懷古

蘇軾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

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！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；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！一尊還酹江月。

滿庭芳

秦觀

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飲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。消魂，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。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！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

正氣歌

文天祥

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：下則爲河嶽，上則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；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，在秦張良椎，在漢蘇武節；爲嚴將軍頭，爲稽侍中血，爲張睢陽齒，爲顏常山舌；或爲遼東帽，清操厲冰雪；或爲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；或爲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；或爲擊賊笏，逆豎頭破裂。是氣所磅礴，凜然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？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繫命，道義爲之根。嗟予遘陽九，隸也實不力！桎囚纓其冠，傳車送窮北，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，陰房闔鬼火，春院闌天黑，牛驥同一早，雞栖鳳凰食；一朝蒙霧露，分作溝中瘠，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。哀哉，沮洳場，爲我安樂國！豈有他謬巧，陰陽不能賊？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！悠悠我心憂，蒼天曷有極？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宿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

高 中 國 文 讀 本

識仁篇

程顥

學者須先識仁。

仁者，渾然與物同體。義，禮，智，信，皆仁也。識得此理，以誠敬存之而已。不須防檢，不須窮索。若心懈，則有防。心苟不懈；何防之有？理有未得，故須窮索；存久自明，安待窮索？

此道與物無對。大不足以名之。天地之用，皆我之用。孟子言：「萬物皆備于我，」須「反身而誠，」乃有大樂。若反身未誠，則猶是二物有對；以己合彼，終未有之，又安得樂？訂頑意思，乃備言此體。以此意存之，更有何事？

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，」未嘗致纖毫之力；此其存之道。若存得，便合有得。蓋良知良能，元不喪失。以昔日習心未除，却須存習此心，久則可奪舊習。

此理至約，惟患不能守。既能體之而樂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

志林記游八則

蘇軾

記過合浦

余自海康適合浦，連日大雨，橋梁大壞，水無津涯。自興廉村淨行院下，乘小舟至官寨。聞自此西，皆漲水，無復橋船。或勸乘簷並海即白石。是日，六月晦，無月，碇宿大海中。天水相接，星河滿天。起坐四顧，太息：『吾何數乘此險也！已濟徐聞，復厄於此乎？』稚子過在旁對睡，呼不應。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，而世未有別本。撫之而嘆曰：『天未欲使從是也，吾輩必濟。』已而果然。七月四日，合浦記，時元符三年也。

逸人游浙東

到杭州一游龍井，謁辨才遺像，仍持密雲團爲獻。龍井孤山下有石室，室前有六一泉，白而甘，當往一酌。湖上壽星院，竹極偉，其傍智果院，有參寥泉及新泉，皆甘冷異常，當時往一酌。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

。見穎沙彌，亦當致意。靈隱寺後高峯塔，一上五里。上有僧，不下三十餘年矣，不知今在否，亦可一往。

記承天夜游

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無與樂者，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。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何夜無月，何處無竹柏，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。

游沙湖

黃州東南三十里，爲沙湖，亦曰螺師店。予買田其間，因往相田。得疾，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，而聾，遂往求療。安常雖聾，而穎悟絕人。以紙畫字，書不數字，輒深了人意。余戲之曰：『余以手爲口，君以眼爲耳，皆一時異人也。』疾愈，與之同遊清泉寺。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，有王逸少洗筆泉。水極甘，下臨蘭溪，溪水西流。余作歌云：『山下蘭芽短浸

溪，松間沙路淨無泥。蕭蕭暮雨子規啼。誰道人生無再少，君看流水尙能西。休將白髮唱黃鸝。」是日，劇飲而歸。

記遊松江

吾昔自杭移高密，與楊元素同舟，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，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。子野年八十五，以歌詞聞於天下。作定風波令，其略云：「見說賢人聚吳分，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。」坐客懽甚，有醉倒者。此樂未嘗忘也。今七年耳，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，而松江橋亭，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，平地丈餘，蕩盡無復子遺矣！追思曩時，眞一夢耳！元豐四年，十二月十二日，黃州臨臯亭夜坐書。

遊白水書付過

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，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，浴於湯池，熱甚，其源殆可熟物。循山而東，少北，有懸水百仞。山八九折，折處輒爲潭。深

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。雪濺雷怒，可喜可畏。水厓有巨人迹數十，所謂佛迹也。暮歸倒行，觀山燒，火甚。俛印度數谷，至江，山月出，擊汰中流，掬弄珠璧。到家，二鼓，復與過飲酒，食餘甘羹菜。顧影頽然，不復甚寐。書以付過。東坡翁。

記遊廬山

僕初入廬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未見，殆應接不暇，遂發意不欲作詩。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：『蘇子瞻來矣！』不覺作一絕云：『芒屨青竹杖，自挂百錢遊。可怪深山裏，人人識故侯。』既自哂前言之謬，又復作兩絕云：『青山若無素，偃蹇不相親。要識廬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』又云：『自昔憶清賞，初遊杳靄間。如今不是夢，眞個是廬山。』是日，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，且行且讀。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，不覺失笑。旋入開元寺。主僧求詩，因作一絕云：『帝遣銀河一派垂，古來惟有謫仙辭。飛流濺沫知多少，不與徐凝洗惡詩。』往來山南北十餘日，以爲勝絕，不可

勝談；擇其尤者，莫如漱玉亭，三峽橋，故作此二詩。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，又作一絕云：『橫看成嶺側成峯，到處看山了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』僕廬山詩盡於此矣。

記遊松風亭

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縱步松風亭下。足力疲乏，思欲就林止息；望亭字尚在木末，意謂是如何得到。良久，忽曰：『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！』由是如挂鈎之魚，忽得解脫。若人悟此，雖兵陣相接，鼓聲如雷霆，進則犯敵，退則死法，當甚麼時，也不妨熟歇。

元劇之文章

王國維

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，元人未之知也；明之文人始激賞之，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（韓文靖邦奇）者。三百年來，學者文人，大抵屏元劇不觀。其見元劇者，無不加以傾倒，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，可謂具眼矣。焦氏謂「一代之有一代之所勝，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，漢則專取其賦，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，唐則專錄其律詩，宋專錄其詞，元專錄其曲。」余謂律詩與詞，固莫盛於唐宋，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，尙屬疑問。若元之文學，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。

元曲之佳處何在？一言以蔽之曰：『自然而已矣。』古今之大文學，無不以自然勝，而莫著於元曲。

蓋元劇之作，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；其作劇也，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。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，以自娛娛人；關目之拙劣，所不問也；思想之卑陋，所不諱也；人物之矛盾，所不顧也。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

情狀，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。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，無不可也。若其文字之自然，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，抑其次也。

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，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。就其存者言之，如漢宮秋，梧桐雨，西蜀夢，火燒介子推，張千替殺妻等，初無所謂先離後合，始困終亨之事也。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，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，紀元祥之趙氏孤兒，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，而其蹈湯赴火者，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。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，亦無媿色也。

元劇關目之拙，固不待言。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，故往往互相蹈襲，或草草爲之。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，關漢卿之救風塵，其布置結構，亦極意匠慘淡之致，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。

然元劇最佳之處，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。其文章之妙，亦一言以蔽之曰，『有意境而已矣。』何以謂之有意境？曰，『寫情則沁人心脾，寫景則在人耳目，述事則如其口出』是也。古詩詞之佳者，無不如是。元曲亦然。明

以後，其思想結構，儘有勝於前人者，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。

茲舉數例以証之：

其言情述事之佳者，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：

（正宮端正好）我往常在風塵，爲歌妓；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，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。今日倒落在無底磨，牢籠內。

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：

（正宮端正好）添酒力，晚風涼。助殺氣，春雲暮。尙兀自脚趂起，醉眼模糊。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。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。

語語明白如畫，而言外有無窮之意。

又如寶娥冤第二折：

（鬪蝦蟆）空悲感，沒理會；人生死，是輪迴。感著這般病疾，值著這般時勢。可是風寒暑溼，或是飢飽勞役，各人症候自知。人命關天關地，別人怎生替得。壽數非干一世，相守三朝五夕，說甚一家一計。又無羊酒糴

匹，又無花紅財禮。把手爲活過目，撒手如同休棄。不是竇娥忤逆，生怕旁人論議。不如聽咱勸你，認個自家悔氣。割捨的一具棺材，停置幾件布帛，收拾出了咱家門裏，送入他家墳地。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，我其實不關親，無半點悽愴淚。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癡。便這等嗟嗟，怨怨，哭哭，啼啼。

此一曲直是賓白。令人忘其爲曲。元初所謂當行家，大率如此。至中葉以後，已罕覩矣。

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，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：

（醉春風）空服徧面眩藥不能痊，知他這膽膿病何日起。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，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，得一會家縹渺呵，忘了魂靈。一會家精細呵，使著軀殼。一會家混沌呵，不知天地。

（迎仙客）日長也愁更長，紅稀也信尤稀，春歸也奄然人未歸。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，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。爲數歸期，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。

此種詞如彈丸脫手，後人無能爲役。唯南曲中拜月，琵琶，差能近之。

至寫景之工者，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：

（梅花酒）呀，對著這迥野淒涼；草色已添黃；兔起早迎霜；犬齧得毛蒼；人擲起纓鎗；馬負著行裝；車運著餘糧；打獵起圍場。他，他，他，傷心辭漢主；我，我，我，攜手上河梁。他部從，入窮荒；我鑾輿，返咸陽。返咸陽，過宮牆；過宮牆，繞迴廊；繞迴廊，近椒房；近椒房，月昏黃；月昏黃，夜生涼；夜生涼，泣寒螿；泣寒螿，綠紗窗；綠紗窗，不思量。

（收江南）呀！不思量，便是鐵心腸；鐵心腸，也愁淚滴千行。美人圖今夜挂昭陽；我那裏供養，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。

（尙書云）陛下回鑾罷，娘娘去遠了也。（駕唱）

（駕驚煞）我煞大臣行，說一個推辭謊，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。不見那花朵兒精神，怎趁那草地裏風光。唱道，佇立多時，徘徊半晌。猛聽的

塞南雁翔，呀呀的聲嘹亮。却原來滿目牛羊，是兀那載離恨的氍毹車，半坡裏響。

以上數曲，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，寫景則在人耳目，述事則如其口出者。第一期之元劇，雖淺深大小不同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。

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，率用古語，其用俗語者絕無，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。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，故輒以許多俗語，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。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。茲舉其例：

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：

（雁兒落）綠依依牆高柳半遮，靜悄悄門掩清秋夜，疎刺刺林梢落葉風，昏慘慘雲際穿窗月。

（得勝令）驚覺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，虛飄飄莊周夢蝴蝶，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，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。痛煞煞傷別，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；冷清清的可嗟，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。

此猶僅用三字也。

其用四字者，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：

（叨叨令）我這裏穩不土坑上迷廳沒騰的坐，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，希利的播。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，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。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，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。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。

其更奇絕者，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：

（古水仙子）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，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。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，疎刺刺沙韃雕鞍撤了鎖鞦。嘶琅琅湯偷香處，喝號提鈴，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。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，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。

又無名氏貨郎日劇第三折，則所用疊字，其數更多。

（貨郎兒六轉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，萬萬點點瀟湘夜雨。正值著牽

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，黑黑黯黯形雲布，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續續，
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，霍霍閃閃電光星注。正值著颼颼摔風，淋
淋淅淅雨。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，撲撲簌簌濕濕淅淅疎林人物，却
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。

由是觀之，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。在我國文學中，於楚辭內典外，得此而三。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，不過至元而大成。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，所負於此者，實不少也。

元曲分三種。雜劇之外，尙有小令套數。小令，只用一曲，與宋詞略同。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，與雜劇之一折略同。但雜劇以代言爲事，而套數以自敘爲事。此其所以異也。元人小令套數之佳，亦不讓於其雜劇。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，以示其例，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。

小令

天淨沙（無名氏）。此詞庶齋老學叢談，及元刊樂府新聲，均不著名氏。堯

山堂外紀，以爲馬致遠撰；朱竹垞詞綜仍之，不知何據。)
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

套數

秋思（馬致遠，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。）

（雙調夜行船）百歲光陰如夢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。昨日春來，今朝花謝，急罰盞夜闌燈滅。（喬木查）秦宮漢闕，做衰草牛羊野，不恁漁樵無話說。
。縱荒墳，橫斷碑，不辨龍蛇。（慶宣和）投至狐蹤與兔穴，多少豪傑，鼎足三分半腰折。魏耶晉耶？（落梅風）天教富，不待奢，無多時好天良夜。看錢奴硬將心似鐵，空辜負錦堂風月。（風入松）眼前紅日又西斜，疾似下坡車。晚來清鏡添白雪，上牀與鞋履相別。莫笑鳩巢計拙，葫蘆提一就裝呆。（撥不斷）利名竭，是非絕，紅塵不向門前惹，綠樹偏宜屋角遮，青山正補牆東缺，竹籬茅舍。（離亭煞）蛩吟罷，一枕纔寧貼；鷄鳴後，萬事無休歇。算名利何年是徹？密匝匝蟻排兵，亂紛紛蜂釀蜜，鬧

穰穰蠅爭血。裴公綠野堂，陶令白蓮社，愛秋來那些。和露滴黃花，帶霜烹紫蟹，煮酒燒紅葉。人生有限杯，幾個登高節。囑付與頑童記者，便北海探吾來，道東籬醉了也。

天淨沙小令，純是天籟，彷彿唐人絕句。馬東籬秋思一套，周德清評之，以爲萬中無二。明王元美等，亦推爲套數中第一。誠定論也。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。可知元人之於曲，天實縱之，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元代曲家，自明以來，稱關馬鄭白，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，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。

關漢卿一空倚傍，自鑄偉詞。而其言曲盡人情，字字本色。故當爲元人第一。白仁甫、馬東籬，高華雄渾，情深文明；鄭德輝清麗芊絲，自成馨逸；均不失爲第一流。其餘曲家，均在四家範圍內。唯宮大用瘦硬通神，獨樹一幟。

以唐詩喻之：則漢卿似白樂天，仁甫似劉夢得，東籬似李義山，德輝似溫飛卿，而大用則似韓昌黎。以宋詞喻之，漢卿似柳耆者，仁甫似蘇東坡，東籬

似歐陽永叔，德輝似秦少游，大用似張子野。雖地位不必同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。

明寧獻王曲品，躋馬致遠於第一，而仰漢卿於第十。蓋元中葉以後，曲家多祖馬鄭，而祧漢卿，故寧王之評如是。其實非篤論也。

元劇自文章上言之，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。又以其自然故，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況，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。又曲中多用俗語，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。輯而存之，理而董之，自足爲一專書。此又言語學上之事，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。

宋元戲曲史

西廂記

王實甫

長亭送別

(夫人長老上云)今日張生赴京，十里長亭，安排下筵席；我和長老先行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。
(旦，末，隨同上。)(旦云)(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，早是離人傷感；況值那暮秋天氣，好煩惱人也呵！悲歡聚散一杯酒，南北東西萬里程。

(正宮)(端正好)碧雲天，黃花地；西風緊，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？總是離人淚。

(滾繡球)恨相見得遲，怨歸去得疾。柳絲長，玉驄難繫。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。馬兒迤迤的行，車兒快快的隨。卻告了相思迴避，破題兒又早別離。聽得一聲去也，鬆了金釧，遙望見十里長亭，減了玉肌。此恨誰知！

(僂云)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？

(旦云)你那知我的心裏呵！

(叨叨令)見安排着車兒馬兒，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。有甚癡心情花兒壓兒，打扮的嬌

嬌滴滴的媚！準備着被兒枕兒，則索昏昏沈沈的睡。從今後衫兒袖兒，都搵做重疊疊的淚。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！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！久已後書兒信兒，索與我洒洒惶惶的寄。

（作到，）（見夫人科。）

（夫人云）張生和長老坐，小姐這壁坐。紅娘將酒來！張生，你向前來，是自家親眷，不要迴避。俺今日將鶯鶯與你，到京師休辱了俺孩兒，掙揣一個狀元回來者！

（末云）小生託夫人餘蔭，憑着胸中之才，視官如拾芥耳。

（潔云）夫人主見不差，張生不是落後的人。（把酒了坐）（旦長吁科）

（脫布衫）下西風，黃葉紛飛；染寒煙，衰草萋迷。酒席上，斜簽着坐的，蹙愁眉，死臨侵地。

（小梁州）我見他閣淚汪汪不敢垂，恐怕人知。猛然見了把頭低；長吁氣，推整素羅衣。

（么篇）雖然久後成佳配，奈時間怎不悲曠！意似癡，心如醉，昨宵今日，清減了小腰圍。

(夫人云)小姐把盞者？

(紅遮酒，且把盞長吁科，云)請吃酒！

(上小樓)合歡未已，離愁相繼。想着俺前暮私情，昨夜成親，今日別離。我諗知幾日相思滋味，卻元來此別離情更增十倍。

(么篇)年少呵，輕遠別。情薄呵，易棄擲。全不想腿兒相挨，臉兒相偎，手兒相攜。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，妻榮夫貴。但得一個並頭蓮，煞強如狀元及第。

(紅云)姐姐不會吃早飯，飲一口兒湯水。

(旦云)紅娘甚麼湯水嚙得下！

(滿庭芳)供食太急，須臾對面，頃刻別離。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，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。雖然是厮守得一時半刻，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。眼底空留意，尋思起就裏，險化做望夫石。

(夫人云)紅娘把盞者，

(紅把酒科)。(旦唱)

(快活三)將來的酒共食，嘗着似土和泥。假若便是土和泥，也有些土氣息，泥滋

味。

(朝天子) 爔爔玉醅，白泠泠似水，多半是相思淚。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喫，恨塞滿愁腸胃。蠟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拆鴛鴦在兩下裏；一個這壁，一個那壁，一遞一聲長吁氣！

(夫人云) 輻起車兒，俺先回去，小姐隨後和紅娘來。(下)

(末辭灑科，)(潔云) 此一行別無話兒，貧僧准備買登科錄看。做親的茶飯。少不得貧僧的。先生在意，鞍馬上保重者！從今經懺無心禮，專聽春雷第一聲。(下。)

(旦唱)

(四邊靜) 霎時間杯盤狼籍，車兒投東，馬兒向西。兩意徘徊，落日山橫翠。知他今宵宿在那裏。有夢也難尋覓。

張生，此一行得官不得官，疾便回來。(末云) 小生這一去奪一個狀元。正是：「青霄有路終須到，金榜無名誓不歸。」

(旦云) 君行別無所贈，口占一絕。爲君送行：「棄擲今何在？當時且自親。還將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

〔末云〕小姐之意差矣。『長與更敢憐誰？謹賡一絕，以剖寸心。』「人生長遞別，孰與再關情？不過知音者，誰憐長歎人？」

〔且唱〕

〔耍孩兒〕淋漓襟袖曠紅淚，比司馬青衫更溼。伯勞東去燕西飛；未登程，先問歸期。雖然眼底人千里，且盡生前酒一杯。未飲心先醉；眼中流血，心裏成灰。

〔五煞〕到京師，服水土，趁程途，節飲食，順時自保揣身體。荒村雨露宜眠早，野店風霜要起遲。鞍馬秋風裏，最難調護。最要扶持！

〔四煞〕這憂愁訴與誰，相思只自知，老天不管人憔悴。淚添九曲黃河溢；恨壓三峯華岳低。到晚來悶把西樓倚，見了些夕陽古道，衰柳長隄。

〔三煞〕笑吟吟一處來，哭嘸嘸獨自歸。歸家若到羅幃裏，昨宵個繡衾香暖留春住；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。留戀你，別無意，見據鞍上馬，閣不住眼淚愁眉。

〔末云〕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。

〔且唱〕

(二煞)你休愛文齊福不齊，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。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！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：你卻休，「金榜無名誓不歸」。此一節，君須記：若見了那異鄉花草，再休似此處棲遲！

(末云)再誰似小姐，小生又生此念。

(旦唱)

(三煞)青山隔送行，疏林不做美，淡煙暮靄相遮蔽。夕陽古道無人語，禾黍秋風聽馬嘶。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？來時甚急，去後何遲！

(紅云)夫人去好一會，姐姐，咱家去。

(旦唱)

(收尾)四圍山色中，一鞭殘照裏。遍人閒煩惱填胸臆，量這些大小車兒，如何載得起！

(旦，紅下。)

(末云)僕童趕早行一程兒，早尋個宿處。泊隨流水急，愁逐野雲飛。(下)

論文上

袁伯修

口舌代心者也，文章又代口舌者也，展轉隔礙，雖寫得暢顯，已恐不如口舌矣，況能如心之所存乎。故孔子論文曰：「辭達而已」；達不達，文不文之辨也。

唐虞三代之文，無不達者。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，輒謂古文奇奧，今人下筆不宜平易。夫時有古今，語言亦有古今，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，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。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，稱慧曰譎，稱跳曰蹠，稱取曰挺；余生長楚國，未聞此言，今語異古，此亦一證。故史記五帝三王紀，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；疇改爲誰，俾爲使，格姦爲至姦，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；不可勝記。左氏去古不遠，然傳中字句未嘗肖古書也，司馬去左亦不遠，然史記字句亦未嘗肖左也。

至于今日逆數前漢，不知幾千年遠矣，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，而今日乃欲

同左馬，不亦謬乎。中間歷晉唐，經宋元，文非士乏，未有公然擗摺古文，奮爲己有者。昌黎好奇，偶一爲之，如毛穎等傳，一時戲劇，他文不然也。空同不知，篇篇模擬，亦謂反正。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，尊若令甲，凡有一語不肖古者，即大怒，罵爲野路惡道，不知空同模擬，自一人創之，猶不甚可厭，迨其後以一傳百，以訛益訛，愈趨愈下，不足觀矣。且空同諸文，尙多己意，紀事述情，往往逼真；其尤可取者，地名官銜，俱用時制。今却嫌時制不文，取秦漢名銜以文之，觀者若不檢一統志，幾不識爲何鄉貫矣。且文之佳惡，不在地名官銜也，司馬遷之文，其佳處在叙事如畫，議論超越；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，封建宮殿，官師郡邑，其名不馴雅，雖子長復出，不能成史；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，而況能肖子長也乎。

或曰：「信如子言，古不必學耶？」余曰：「古文貴達，學達即所謂學古也；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。」今之圓領方袍，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，今之五味煎熬，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。何也，古人之意，期于飽口腹蔽形體

，今人之意，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，未嘗異也。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，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，投毛血于穀核之內也。大抵古人之文，專期于達，而今人之文，專期于不達；以不達學達，是可謂學古者乎。

論文下

袁伯修

蕪香者，沉則沉烟，檀則檀氣；何也，其性異也。奏樂者，鐘不藉鼓響，鼓不假鐘音；何也，其器殊也。文章亦然。有一派學問，則讓出一種意見，有一種意見，則創出一般言語；無意見則虛浮，虛浮則雷同矣。故大喜者必絕倒，大哀者必號痛，大怒者必叫吼動地，髮上指冠。惟戲場中人，心中本無可喜事，而欲強笑；亦無可哀事，而欲強哭；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。

今之文士，浮浮泛泛，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，叩其胸中，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；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，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，亦欲搦管伸紙，入此行市，連篇累牘，圖人稱揚。夫以茫昧之胸，而妄意鴻鈿之裁，自非行乞佐馬之側，募緣殘溺，盜竊遺矢，安能寫滿卷帙乎。試將諸公一編，抹去古語陳句，幾不免于曳白矣，其可媿如此。而又號于人曰：「引古詞，傳今事，謂之屬文；」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？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。

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；二集佳處，固不可掩；其持論大謬，迷誤後學，有不容不辨者。滄溟贈序謂：「視古修詞，寧失諸理。」夫孔子所云辭達者，正達此理也；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。無論典謨語孟；即諸子百氏，誰非談理者；道家則明清淨之理，法家則明賞罰之理，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，墨家則揭儉慈之理，農家則叙耕桑之理，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；漢唐宋諸名家，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，及國朝陽明荆川，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；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。鳳洲藝苑卮言，不可具駁，其贈李序曰：「六經固理藪已盡，不復措語矣。」滄溟強賴古人無理，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，何說乎。此一時遁辭，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，而不知其流毒後學，使人狂醉，至于今不可解喻也。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，而在無識。若使胸中的有所見，苞塞於中；將墨不暇研，筆不暇揮，兔起鶻落，猶恐或逸，況有閒力暇晷，引用古人詞句耶。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，從理生文，雖驅之使模，不可得矣。

有朋自遠方來

李錫

朋來自遠，感於學者深也。

夫朋，未易遠來也；來自遠方，非其學之感者深乎？

且儒者同心之助，果易得乎？果不易得乎？吾無以感之；而同心之助，洵不易得矣。吾誠有以感之，而同心之助，又無不易得矣。試就時習而說者驗之。夫說不過自得於心耳；何嘗念及於朋。

抑說不過學之自足有內耳；何嘗念及於朋之有。

然吾雖不念及於朋也，而朋已有知我者矣。

吾雖不念及於朋之有也，而朋已有知我之學者矣。

夫獨不見信我者之于焉，向吾門而請謁耶；彼何人斯？則吾朋也。

夫獨不見從我者之油油焉，登吾堂而弦誦耶；豈伊異人？固吾朋也。

爲吾朋者，必爲吾有；而烏乎不來？

有朋自遠方來

爲吾來者，乃爲吾朋；而何憚於遠？

朋而來也，吾之學固已得朋而傳矣，豈猶是自得於心已耶？

朋而來自遠方也，吾時習之學，固已得朋而廣矣，豈猶是自足於內已耶？
吾知向之說者，至是而且樂甚也。

桃花扇

孔尚任

餘韻

（淨扮樵子挑担上，唱）

（西江月）放目蒼崖萬丈，拂頭紅樹千枝，雲深猛虎出無時，也避人間弓矢。建業城，啼夜鬼；維揚井，貯秋屍。樵夫剩得命如絲，滿肚南朝野史。

（淨）在下蘇崑生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，一住三載，俺就不會回來，往來牛首棲霞，採樵度日。誰想柳敬亭與俺同志，買隻小船，也在此捕魚爲業。且喜山深樹老，江闊人稀，每日相逢，便把斧頭敲着船頭，浩浩落落，儘俺歌唱，好不快活！今日担柴早歇，專等他來，促膝閒話，怎的還不見到？（歇担盹睡介）

（丑扮漁翁搖船上，唱）

年年垂釣鬢如銀，愛此江山勝富春，歌舞叢中征戰裏，漁翁都是過來人。

(丑)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後，就在這龍潭江畔捕魚三載，把些興亡舊事，付之風月閒談，今值秋雨新晴，江光似練，正好尋蘇崑生飲酒談心。(指介)蘇崑生！(淨)(醒介)大哥果然來了！(丑)(揖介)(賢弟偏盃)(呼介)蘇崑生！(淨)(醒介)大哥果然來了！(丑)(揖介)賢弟偏盃呀？(淨)柴不會賣，那得酒來？(丑)愚兄也未賣魚，都是空囊，怎麼處？(淨)有了！有了！你輪水，我輪柴，大家煮茗清談罷。

(副末扮老贊禮提絃攜壺上唱。)

江山！江山！一忙一閒。誰贏誰輸，兩鬢皆斑！

(副末)(見介)原來是柳蘇二位老哥。(淨丑驚介)老相公怎得到此？(副末)老夫住在燕子磯邊，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，是福德星君之降星辰，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。祭賽已畢，路過此間。(淨)爲何挾着絃子，提着酒壺？(副末)見笑，見笑，老夫編了幾句神絃歌，

名曰問蒼天。今日彈唱樂神，社散之時，分得這瓶福酒，恰好遇着二位，就同飲三盃罷。（丑）怎好取擾！（副末）這就叫有福同享。（淨丑）好！（同坐飲介）（副末讓介）請乾此酒。（淨唾舌介）這寡酒好難喫也。（丑）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。（淨）是什麼東西？（丑）請猜一猜。（淨）你的東西不過是些龜魚鱉蝦蟹。（丑搖酒介）猜不着，猜不着（淨）還有什麼異味？（丑指口介）是我的舌頭。（副末）你的舌頭，你自下酒，如何讓客？（丑笑介）你不曉得古人以漢書下酒，這舌頭會說漢書，豈非下酒之物？（淨取酒斟介）我替老哥斟酒，老哥就把漢書說來。（副末）妙妙！只恐菜多酒少了。（丑）既然漢書太長，有我新編的一首彈詞：叫秣陵秋，唱來下酒罷。（副末）就是俺南京的近事麼？（丑）便是。（淨）這都是俺們耳聞眼見的，你若說差了，我要罰的。（丑）保管你不差。

（丑彈箏介，唱）

落你興亡幾點淚，談千古；慨半生湖海，一聲高唱萬山驚。（照盲女

彈絃唱介）

（秣陵秋）陳隋烟月恨茫茫，井帶胭脂土帶香。駉蕩柳驚沾唇鬢，叮嚀鶯舌惱人腸。中興朝市繁華續，遺孽兒孫氣燄張。只勸樓臺追後主，不愁弓矢下殘唐。蛾眉越女纔承選，燕子吳歛早擅場。力士僉名搜笛步，龜年協律奉椒房。西崑詞賦新温李，烏巷冠裳舊謝王，院院宮妝金翠鏡，朝朝楚夢雨雲床。五侯門外空狼燧，二水洲邊白雀舫。指馬誰攻秦相詐，入林都畏阮生狂。春燈已錯從頭認，社黨重鉤無縫藏。借手殺仇長樂老，脅肩媚貴半閒堂。龍鍾閣部啼梅嶺，跋扈將軍諫武昌。九曲河流晴喚渡，千尋江岸夜移防。瓊花劫到雕闌損，玉樹歌終畫殿涼。滄海迷蒙龍寂寞，風塵失伴鳳徬徨。青衣銜璧何年返，碧血沙此地亡。南內湯池仍蔓草，東陵輦路又斜陽。全開鎖鑰淮揚泗，難整乾坤左史黃。建帝飄零烈帝慘，英宗因頓武宗荒。那知還有福王一，臨去秋波淚數行。

(淨) 妙妙！果然一些不差。(副末) 雖似幾句彈詞，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。(淨) 老哥學問長進，該進一杯。(斟酒介)(丑) 倒叫我喫寡酒了。(淨) 愚弟也有些須下酒之物。(丑) 你的東西一定是山肴野蔘了。(淨) 不是，不是，昨日南京賣柴，特地帶來的。(丑) 取來共享罷。(淨指口介) 也是舌頭。(副末) 怎的也是舌頭？(淨) 不瞞二位說：我三年沒到南京，忽然高興進城賣柴，路過孝陵，見那寶城高殿，成了芻牧之場。(丑) 呵呀呀！那皇城如何？(淨) 那皇城牆倒宮塌，滿地蒿萊了。(副末掩淚介) 不料光景至此。(淨) 俺又一直走到秦淮，立了半晌，竟沒一個人影兒。(丑) 那長橋舊院是俺門熟遊之地，你也該去瞧。(淨) 怎沒瞧！——長橋已無一片，舊院剩了一堆瓦礫。(丑) 搥胸介) 咳！拋死俺也。(淨) 那時疾忙回音，一路傷心，編成一套北曲：名爲哀江南，待我唱來。(敲板戈陽腔介) 俺樵夫呵！

哀江南

（北新水令）山松野草帶花挑，猛擡頭秣陵重到。殘軍留廢壘，瘦馬臥空壕。村郭蕭條，城對著夕陽道。

（駐馬聽）野火頻燒，護墓長楸多半焦，田，羊羣跑；守陵阿監幾時逃？
鷓鴣蝠鴛滿堂拋，枯枝敗葉當階罩，誰祭掃？牧兒打碎龍碑帽。

（沉醉東風）橫白玉八根柱倒，墮紅泥半堵牆高。碎玻璃瓦片多，灑翡翠軒窗櫺少。舞丹墀燕雀常朝，直入宮門一路蒿。住幾個乞兒餓李。

（折桂令）問秦淮舊日窗寮，——破紙迎風，壞檻當潮。目斷魂消；當年潑黛，何處笙蕭？罷燈船，端陽不鬧，收酒旗，重九無聊，白鳥飄飄，綠水滔滔。嫩黃花有些蝶飛，新紅葉無個人瞧。

（沽美酒）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？舊紅板沒一條，秋水長天人過少；冷清清的落日，剩一樹柳彎腰。

（太平令）行到那舊院門，何用輕敲；也不怕小犬哞哞。無非是枯井頽巢，不過些磚苔砌草。手種的花條柳梢，盡牧兒採樵，這黑灰是誰家廚竈？

圓圓傳

陸次雲

圓圓，陳姓，玉峯歌妓也。聲甲天下之聲，色甲天下之色。崇禎癸未歲，總兵吳三桂慕其名，齎千金往聘之，已先爲田畹所得。時圓圓以不得事吳，怏怏也，而吳更甚。田畹者，懷宗妃之父也，年耄矣。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，畹每擊節，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。

甲申春，流賊大熾。懷宗宵旰憂之，廢寢食。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，畹

進圓圓。圓圓掃眉而入，冀邀一顧，帝穆然也。旋命之歸畹第。時闖師將迫畿

輔矣。帝急召三桂對平臺，錫蟒玉，賜上方，託重寄，命守山海關。三桂亦懷

慨受命，以忠貞自許也。而寇深矣，長安富貴家，胥皇皇。畹憂甚，語圓圓。

圓圓曰：『當世亂而公無所依，禍必至。曷不締交於吳將軍，庶緩急有藉乎？』

畹曰：『斯何時；吾欲與之繾綣，不暇也。』圓圓曰：『吳慕公家歌舞，有時

矣；公鑑於石尉不借人看。設玉石焚時，能堅閉金谷耶？蓋以此請，當必來，

世所希。田曉進帝，而帝卻之。今聞曉贈三桂，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。是時驥方降闖，闖即向驥索圓圓；且籍其家，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。驥俱從命，進圓圓。自成驚且喜，遽命歌。奏吳歎。自成蹙額曰：『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？』即命羣姬唱西調，操阮箏琥珀，已拍掌以和之。繁音激楚，熱耳酸心。顧圓圓曰：『此樂何如？』圓圓曰：『此曲祇應天上有，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。』自成甚嬖之。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。

三桂得父書，欣然受命矣。而一偵者至，詢之曰：『吾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籍矣。』曰：『吾至，當自還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吾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拘繫矣。』曰：『吾至，當即釋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陳夫人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得之矣。』三桂拔劍砍案曰：『果有是，吾從若耶？』因作書答父，略曰：『兒以父廕，待罪戎行；以爲李賊猖狂，不久即當撲滅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。側聞聖主晏駕，不勝毗裂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，誓不俱生；不則刎頸以殉國難。何乃隱忍偷生，訓以非義？既無孝寬禦寇之才，

此處之「復愧平原」原屬賊之勇。父既不能為忠臣，兒安能為孝子乎？兒與父決，不早圖賊，則必為子孫所害。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，不顧也。」

隨效秦庭之泣，乞王師以剿巨寇。先敗之於一片石。按定一東北自成怒，戮吳驥，併

其家人三十餘口。欲殺圓圓，圓圓曰：「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。徒以妾故，又復

興兵；殺妾何足惜，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。」自成欲挈圓圓去。圓圓曰：「妾

既事大王矣，豈不欲從大王行？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。王圖之；度能

敵彼，妾即褰裳跨征騎。」自成乃凝思。圓圓曰：「妾為大王計，宜留妾緩敵

；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。」自成然之，於是棄圓圓，載輜重，狼狽西行

。是時也，闖膽已落，一鼓可滅。三桂復京師，急覓圓圓，既得，相與抱持，

喜泣交集，不待圓圓為闖致說，自以為法戒追窮，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。

旋受王封，建蘇臺，營鄔鄔於滇南，而時命圓圓歌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

媚之。吳酒酣，恒拔劍起舞，作發揚蹈厲之容。圓圓即捧觴為壽，以為其神武

不可一世也。吳益愛之，故專房之寵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蓄異志，作謙恭，陰

（離亭宴最歡犯煞）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，秦淮水榭花開早，誰知容易冰消？眼看他起朱樓！眼看他謙賓客！眼看他樓塌了！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風流覺；將五十年興亡看飽。那烏衣巷不姓王，莫愁湖鬼夜哭，鳳凰臺棲臯鳥。殘山夢最真，舊境丟難掉；不信這輿圖換稿，調一套哀江南，放悲聲唱到老。

（副末掩淚介）妙是絕妙，惹出多少眼淚。（丑）這酒也不忍入口了，
！大家談談罷。

圓圓曲

吳偉業

鼎湖當日棄人間，破敵收京下玉關。痛哭六軍俱縞素，衝冠一怒爲紅顏。
紅顏流落非吾戀，逆賊天亡自荒讎。電掃黃巾定黑山，哭罷君親再相見，
相見初驚田竇家，侯門歌舞出如花。許將戚里篋儀仗，等取將軍油壁車。
家本姑蘇浣花里，圓圓小字嬌羅綺。夢向夫差苑裏遊，宮娥擁入君王起。
前身合是採蓮人，門前一片橫塘水。

橫塘雙槳去如飛，何處豪家強載歸？此際豈知非薄命，此時只有淚沾衣。
薰天意氣遶宮掖，明眸皓齒無惜。奪歸永巷閉良家，敎就新聲傾坐客。

坐客飛觴紅日暮，一曲哀絃向誰訴。白晳通侯最少年，揀取花枝屢迴顧。
早攜嬌鳥出鞦籠，待得銀河幾時渡！恨殺軍書抵死摧，苦留後約將人誤。

相約恩深相見難，一朝蟻賊滿長安。可憐思婦樓頭柳，認作天邊粉絮看。
徧索綠珠圍內第，強呼絳樹出雕欄。若非壯士全師勝，爭得娥眉匹馬還。

娥眉馬上傳呼進，雲鬢不整驚魂定。蠟炬迎來在戰場，啼裝滿面殘紅印。
專征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車千乘。斜谷雲深起畫樓，散關月落開粧鏡。

傳來消息滿江鄉，烏柏紅經十度霜。教曲技師憐尙在，浣紗女伴憶同行。
舊巢合是含泥燕，飛上枝頭變鳳皇。長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當時
祇受聲名累，貴戚名豪競延致。一斛明珠萬斛愁，關山漂泊腰肢細。錯怨狂風
颺落花，無邊春色來天地。嘗聞傾國與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妻子豈應關大
計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。

君不見：館娃初起鴛鴦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。香逕塵生鳥自啼。屨廊人去
苔空綠。換羽移宮萬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爲君別唱吳宮曲，漢水東南日夜
流。

與友人論學書

顧炎武

比往來南北，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，問道於盲。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命與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；性與天道，子貢之所未得聞也；性命之理，著之易傳，未嘗數以語人。其答問士也，則曰：『行己有恥。』其爲學則曰：『好古敏求。』其與門弟子言，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，一切不道，而但曰：『允執其中，四海因窮，天祿永終。』嗚呼，聖人之所以爲學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！故曰：『下學而上達。』顏子之幾乎聖也，猶曰：『博我以文。』其告哀公也，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學。自曾子而下，篤實無若子夏；而其言仁也，則曰：『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。』今之君子則不然。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千百人，『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，』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。舍多學而識，以求一貫之方；置四海之困窮不言，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。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，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，祧東魯

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孟子一書，言心言性，亦諄諄矣。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，與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處、去就、辭受、取與之間。以伊尹之元聖，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。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；而其同者，則以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不爲」。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；出處、去就、辭受、取與之辨，孔子孟子之所恆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，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，未之有也；謂不佞不求之不足以盡道，而不終身於佞且求，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：「博學於文，」曰「行己有恥。」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也；自子、臣、弟、友以至出入、往來、辭受、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也。恥之於人大矣！不恥惡衣惡食，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。故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。」嗚呼！士而不先言恥，則爲無

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聞，則爲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，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，而去之彌遠也。雖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；且以區區之見，私諸同志，而求起予。

高 中 國 文 讀 本

四

未墜集序

顏元

予世之罪戾人也。少長城市，輕薄不檢，十九歲從端惠賈先生遊，始改醜廢行。未幾遭飛禍，困窘中思立品。退而居野鄙，甘貧服粗，勞身以事親，以爲不墜貪污窳窳即人矣。廿一歲始閱通鑑，以爲博古今，曉與廢邪正即人矣。曾不知世有道學名也，况知有朱陸兩派之辨爭乎？况知朱陸兩派俱非堯舜三事，周孔三物之道乎？同里彭翁九如以詩畫交當時士夫，時爲予道語錄中言，異而問之，因出陸王要語示予，遂悅之，以爲聖人之道在是，學得如陸王乃人矣，從而肆力焉。迨廿五六歲，得見性理大全，遂深悅之，以爲聖人之道又在是，學得如周程張朱乃人矣。從而肆力焉。於家齋孔子位前，題明道諸儒主，次四配下，朔望拜禮，出入告面，事如父師；於通書稱周子真聖人，於小學稱朱子真聖人。農圃憂勞中，必日靜坐五六次，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，云得太極圖一以貫之。

至康熙戊申，遭先恩祖妣大故，式遵文公家禮，尺寸不敢違；覺有拂戾性情者，第謂聖人定禮如此，不敢疑其非周公之舊也。歲梢，忽知予非朱姓，哀殺不能伏廬中，偶取閱性理氣質之性，總論爲學等篇，始覺宋儒之言性，非孟子子本旨；宋儒之爲學，非堯舜周孔舊道；而有存性存學之作，然未敢以示人也。歸博來，醫術漸行，聲氣漸通，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；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，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；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餽羊，予本志也。迨辛未遊中州，就正於名下士；見人人禪宗，家家訓詁，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，牢不可破，口敝舌罷，去一分程朱，方見一分孔孟；不然，則終此乾坤，聖道不明，蒼生無命矣！蓋學術者，人才之本也。人才者，政事之本也。政事者，民命之本也。無學術則無人才，無人才則無政事，無政事則無治平，無民命，其如儒統何！其如世道何！於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，周孔之道不著，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，乃斷與之判爲兩途，望天下之急舍後世新局，力復前聖故道，則或不至終此乾坤，無復儒道也。豈敢犯之哉！豈忍悖之哉！不得已也。

吾友剛主李氏，最愛我者；深憂吾獲罪前賢，輯諸儒論學曰未墜集，蓋欲使天下後世，知諸儒之言，亦有合於吾說，吾說爲不謬於諸儒，順其勢而救之，使道明而予亦無罪，意甚善也。然吾深痛三事三物之道竟亡，而天下無儒，不能作道統中鄉愿矣。嗟乎！端木子云：「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」謂道在人身而未墜也。今觀諸儒之論，在其身乎？在世乎？徒紙筆耳！則言之悖於堯舜周孔者，墜也。言之不悖於堯舜周孔者，亦墜也；故予讀之而心益傷。雖然，策我者至矣！予之視聽言動，果克已復禮踐形而盡性也，則存性於身矣。諸友信拙言而皆踐形盡性也，則存性於世矣，予日以仁智諸德，孝友諸行，禮樂諸藝爲學，則存學於身矣。諸友亦皆以是爲學，則存學於世矣。否則囿存諸編，亦猶之諸儒之論而已矣。其墜也，無乃更甚焉。

與姚姬傳孝廉書

戴震

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，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。足下應詞，非所敢聞，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，僕于時若雷霆驚耳。自始知學，每憾吾人成書太早，多未定之說；今足下以是規教，退不敢忘，自賀得師。何者？凡僕所以尋求于遺經，懼聖人之緒言闕汶于後世也。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，有未至十分之見。所謂十分之見，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，合諸道而不留餘議，鉅細畢究，本末兼察。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，擇于衆說以裁其優，出于空言以定其論，據于孤證以信其通；雖溯流可以知源，不目觀淵泉所導，循根可以達杪，不手披枝肄所岐，皆未至十分之見也。以此治經，失「不知爲不知」之意，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。

先儒之學，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，其書至詳博，然猶得失中判。其得者，取義遠，資理宏，書不克盡言，言不克盡意，學者深思自得，漸近其區；不深思自得，斯草蕘于畦而茅塞其陸。其失者，即目未觀淵泉所導，手未披枝

肆所岐者也；而爲說轉易曉。學者淺涉而堅信之，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，不復求遠者闕者。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，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誦法中，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。試有能志乎聞道，必去其兩失，殫力于其兩得，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，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，孰爲未至十分之見；如繩繩木，昔以爲直者，其曲于是可見也；如水準地，昔以爲平者，其坳于是可見也。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，疑則闕，庶幾治經不害。僕于考工記圖，重違知己之意，遂欲刪取成書，亦以其義淺，特考覈之一端，差可自決。足下之教，其敢忽諸！

至欲以僕爲師，則別有說；非徒自顧不足爲師，亦非謂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。古之所謂友，固分師之半。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友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；苟有過則相規，使道在人不在言，斯不失友之謂，固大善。

昨辱簡，自謙太過，稱夫子，非所敢當之。謹奉繳承示文，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，并考工記圖呈上，乞教正也。

致紀澤 述讀書法及作人之道

會國藩

余此次出門，畧載日記，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。聞林文忠家書，即係如此辦法。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，餘不輕出，足慰遠懷。

讀書之法，看讀寫作四者，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爾去年看史記，漢書，韓文，近思錄，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。讀者，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，昭明文選，李杜韓蘇之詩，韓歐曾王之文；非高聲朗誦，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；非密詠恬吟，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，看書則在外貿易，獲利三倍者也；讀書則在家慎守，不輕花費者也。譬之兵家戰爭，看書則攻城略地，開拓土宇者也；讀書，則深溝堅壘，得地能守者也。看書，與子夏之「日知所亡」相近，讀書與「無妄所能」相近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寫字，眞行篆隸，爾頗好之，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遲鈍，吃虧不少。爾須力求敏捷；每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則幾矣。至於作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，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。作四書文，作試帖詩，作律賦，作

古體詩，作古文，作駢體文，數者不可不一講求，一一試爲之。少年不可怕醜，須有狂者進取之趣；此時不試爲之，則後此將不肯爲矣。

至於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「敬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；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：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，」孟言：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；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，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」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，敬字則宜勉強行之。此立德之基，不可不謹。

科場在即，亦宜保養身體。余在外平安，不多及。

新文學的二大潮流

周作人

中國新文學的趨勢，將來當分爲二大潮流，用現在的熟語來說，便是革命文學與頹廢派。這兩者的發達都是當然的，而且據我看來，後者或要佔更大的勢力。

無論人們怎麼的說藝術可以脫離人生，但藝術家苟生爲人世之一分子，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關係。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，只要藝術與美，卻不知道這無非也是對於惡劣的人生的一種反動。社會總是文學的背景，我們看中國現在的情形，便可知道將來的文藝思潮應是上邊所說的這兩種，而且可以預言，樂觀的理想主義畢竟將歸於失敗。

中國情形現在是怎樣，大家都是知道，也不必詳說，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話可以概括下去了。除了思想感情都已變壞的人以外，大抵都抱着一種不滿與不快，在這源頭上就發生那兩樣的水苗。無論坐在廢墟荒草

的中間，詛咒他的敵人也罷，臨着清水自己鞭撻也罷，躲到象牙之塔裏去冥想，麻醉在人工的樂園裏也罷，在偶像破壞這一點上我們都能够看出現代的精神，引起共鳴。他們的行爲言語儘管不同，卻有共通的特色，便是詛咒現制度，反抗傳統，蔑視羣衆；這是現今社會所當受的懲罰，尤其是中國。或者人還不敢說政治上中國是個亡國，但在文化上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已是亡了，至少人民多是亡國民根性；無論青年如何謳歌國光，絕叫愛國，終不能蒙蔽真的藝術家的心眼，跟了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。倘若中國可以亡而復興，那麼這樣新文學的興起當是牠的第一徵候。

我在這裏要重複的聲明，這樣新文學必須是非傳統的，決不是向來文人的牢騷與風流的變相。換一句話說，便是真正個人主義的文學纔行。現今的時代正是頹廢時代，總體分裂，個體解放，自然應有獨創甚或偏異的文藝發生，這在古典派看來，或以爲衰落，也未可知，但實是時代的要求，而且由我們說來，在或一點上比較個體統於總體時代的古典文學更多趣

味，所以我們對於現代，不禁抱着比對於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種期待。

這樣的新文學裏常有似乎復古的現象，原是很普通的事。但他決不是復古。本來復古也是一種革新——對於現在的反抗運動，牠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種空想，不必說只憑傳說的三代以上，他是自身的過去經驗，從回想中出來，也經過許多變化，變成新的東西，幾乎與「烏託邦」的夢想很少差別；不過本人不會知道，還以為在衛道，這就是復古的弊害之所從出。形似復古的新文藝，決沒有保存國粹的氣味，他不是義務的去爲古文化服務，只是趣味的去賞玩去利用他。因爲現在人除極少數外，對於理想的將來未必能有充分的信託，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，所以他們多棄捨了未來的樂土而傾向於過去的夢境。他們覺得未來不能憑信，現在又不滿足，過去當然不見得可以留戀，但因其比未來爲實而比現在爲虛，所以便利用他創造出一剎那亦即永劫之情景，聊以慰安那百無聊賴的心情。這在表面上是很頹喪的，其精神卻是極端現世的，或者說比革命文學家還要熱烈地

現世的也未始不可。據我的曲說講來，革命文學在根本上與頹廢派原是一致，只是他更是樂觀，更是感情的；因爲這一點異同，所以我說他雖當興起而未必很盛。

總之，現代的新文學，第一重要的是反抗傳統與總體分離的個人主義的色彩。這並不是一個人的嗜好與要求，只是推論起來應當如此。每到這個時期，便會有這樣文學發生，古今原是一樣，不過時代既然不同，精神也就殊異，卽如向來文人之或發牢騷，或講風雅，都是同一情形，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從生活中發源出來，只是人云亦云，那麼，即使做出上好的憤世嫉俗的熱烈文字，或高蹈遠引的高雅詩歌，我們也只好認爲假古典派之作，因爲他實在是老牌傳統的東西。我們還未能說中國的新文學界已經有這兩派，但我相信總是要興起來的，所以略加說明。至於這兩派的造就當然有自發的原因與程度，不是自己可以選定，更不是別人所能勸阻的；我恐怕有人或者要於兩者之間加以軒輊，更附加一句；雖然是蛇足。

高 級 中 學 用
國 文 讀 本
第 三 冊

所 有
版 權

一
九
三
四
·
九
·

售 價 大 洋 五 角	分 售 處 本 校 號 房 及 各 大 書 局	印 刷 者 北 平 震 東 印 書 館	編 者 志 成 中 國 文 科 學 編 輯 委 員 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	--

80

403255

(1)